顧實著

# 莊子天下篇講疏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莊子天下篇講疏

顧實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 自序

莊子天下篇者，莊子書之敘篇，而周末人之學案也（舊曰學案今曰學術史。）不讀天下篇，無以明莊子著書之本旨亦無以明周末人學術之概要也。故凡今之治中國學術者，無不知重視天下篇，而認爲當急先讀破也。雖然，讀破天下篇，談何容易！讀古書之難，有如攻金城湯池者然，非用盡方法，不能攻破也。其方法奈何？則可斷言曰，非熟玩莊子全書，則不能讀天下篇。有如「神聖明王，皆原於一。」夫一者何謂也？則謂夫天地之德也。此非熟玩莊子書，不能下此斷語，而其他可知也。此一法也。非偏讀羣經百家之書，則不能讀天下篇。有如世史之守，六藝之典，百家所聞，皆數也。此非偏校羣經諸子書，不能下此斷語，而其他可知也。此二法也。是故不讀天下篇，則不可以讀莊子全書，亦不可以讀周末人著

書也。而不熟讀莊子全書，不徧通周末人著書，則亦不可以讀天下篇也。更進而有要法者，則理會古人之語言詞氣是也。一曰識字，字尚未識而侈言發明，何異白晝見鬼？昔人謂不通小學，則不可治經。余謂不通小學，則不可以治諸子。通小學者，明乎文字之聲音假借，而正其訓詁；則不煩章句委曲而奧義自闢。雖然，其弊也，或失之破碎支離；故單獨此法又不可以行也。二曰通文，文尚未通，而高談學術，何異癡人說夢？夫溺於魏晉六朝文者，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溺於近世流行文者，更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以其文脈語勢迥殊也。是以必枕葄於周秦之書，沉酣而得其肌理氣息，以審定著書者之命意，必在此而不在彼。然後可下明確之訓詁，而不至於破碎支離也。大凡真正周秦古書研讀至此一境，無不文從字順，犂然有當於人心；如日星之光明，如珠玉之皎潔，洵天下讀書之至樂哉！

然則合前幷此，而共爲四法也。余惟用此四法，以讀破天下篇。天下篇之原

文，雖有由後人之誤讀誤解，幾於不可究詰者。然經余此番之博搜旁證，爲之講疏，一一理其癥結而恢復原狀，則文義之明，如日中天。庶幾闡先秦古哲久扃之祕，發郭子玄以下千年之蒙，將天下之治中國學術者，莫不願得吾之書而一卒讀也。茲姑先舉十事，以爲讀吾書者之喤引，可乎？

一曰明哲學之觀念也。嘗謂世界三大思潮，歐西思潮本於哲學的論理的觀念，印度思潮本於宗教的信仰的觀念，中國思潮本於社會的學問的觀念，不觀其會通，無以融和世界之文化。而中國羣經百家言大本大宗無不取象於天地神明之德，以成其內聖外王之業。然典籍美富，浩瀚難稽。獨此天下篇，不盈一握，展卷即是。所記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具見上世政府社會之運行組織，相維相繫，大綱盡是矣。治上世哲學思潮者，誠不可不深注意於是也。

二曰明古學之源流也。嘗謂世界文明古國之復興，往往與其學者復古之思潮相消息。並非欲今日之社會，回復於古代之原狀也。不過令人之思潮，與古人之思潮，得有精神上之切磋，往往呈現奇異之色彩。是以對於古代學術之鑽研不可不抱有洞源達流之奢望。吾國自秦火而後，書籍燒殘，歲歷綿曖，真象莫明。然試一讀天下篇，則世史之守，六藝之典，百家所聞，有若三派。而實則以史爲本，六藝百家皆從之出而不可偏廢。其立言之明確，雖孟軻荀卿司馬談淮南王劉向劉歆楊雄班固之徒，無其公允也。

三曰明諸子之道術也。天道篇曰：「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故天下篇略「世史之度數」「六藝之禮法」而不論。雖孔子之聖，蓋猶且以六藝垂教故而不與焉。是以諸子之道術者，神聖明王不作，而玄聖素王代興；皆上之所以畜下，而非下之所以事上者也。墨翟禽

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之徒，皆欲改革周道，而卓立乎其原有社會之上各尊其所聞而自爲政。荀子天論篇曰：「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解蔽篇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德，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所舉寥寥諸子，與天下篇相出入，其盡是可知矣。然天下篇當以莊子終，而以惠施殿者，豈莊子自歎惠施死而無與言者，深惜其才，而以是寓微意歟？

四曰明名家之方法也。荀子正名篇曰：「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喻一意也。」故名辭二者有別，名屬今文字學之事，辭屬今論理學之事，特古人總屬諸名家言耳。刑名本下之所以事上，自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而上躋於內聖外王之業。或以廁諸希臘詭辯家之列，殆非其倫也。自墨子倡導

其「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之說，辯經之作，端緒既引，惠施公孫龍之徒，接踵繼起。然「雞三足，卵有毛」諸說，用何方法而成其名家言，從來承學之儒，未免盡人墮入五里霧中也。今者雖若鄒衍所指「辯者有五勝三至」，不復可考，要爲審其名實離合之故，則名家之方法，猶略可推見焉。莊子論惠子曰：「其道舛駁」，允哉！其舛駁也。蓋明其方法而玩其辭趣，則鉤鈲析亂，蒙譏罔宜。然而顯物理之微，則今科學之精神也；崇汜愛之旨，則今人類界之福音也；又非自有其卓乎不可磨滅者在哉！

五曰明文法之優異也。司馬遷稱「莊子善屬書離辭」，故莊子一書，實爲中國獨一無二之奇文，然其行文又未嘗無法度也。有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註家皆以爲此不過呆敍七等人而已，以致上下文氣阻隔難通。不悟此正敍內聖外王經世之方術，並非呆敍七等人。苟明乎此，則上下

文氣，自無不貫穿者矣。又如敍墨子發端二語曰：「爲之大過，已之大順。」自陸德明釋文已誤大爲太，致不可通。遂又改讀已爲以，讀順爲馴爲甚．終不可通。不悟古人文字夾敍夾論，而論有大開大闔者。此二句發端卽爲大開大闔之議論，無殊當頭棒喝。正是言墨子「爲之大過誤；已之而不爲，乃大順理。」若是，則不煩改字而自通暢矣。又如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二句，解者多以爲上句連曰字，是引宋鈃尹文成語；下句是莊子論贊語。遂致「圖傲」二字，任何改讀，亦不可通。不悟此二句皆引宋鈃尹文成語，乃反言「我豈爲自己必得活命哉？豈意圖傲彼救世之士哉？」以明其眞爲救民救世之本意，則正無煩改讀而自通暢矣。又如「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縱恣而儻，不以觭見之也。」舊解以此段爲指莊子之書而言，遂致觭字無法可以講明。不悟觭奇同字，正是莊子看得古之道術者，所爲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認爲

尋常之事不以奇怪視之。如是，則字字著落矣。其餘尚多，不遑枚舉。又如「泠汰於物」句，「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句，「不傲睨於物」句，「應於化而解於物」句，凡六於字，在通行文法可省，亦其異於他書者。

六曰正句讀之錯誤也。舊註家不但章段欠明，又且句讀多誤。甚矣，讀古書之難也。有如「皆以其有」句，郭注連下「爲」字讀，宣穎王先謙已正其誤矣。又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句，郭注離爲兩句，王念孫已正其誤矣。又如「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舊解句讀多不安，今讀「夫充一」句，「尙可曰愈」句，則辭圓理順矣。又有舊句讀本不誤，而時賢誤讀者，如「好學而博不異」句，本不誤，章炳麟誤讀「好學而博」爲句，「不異」爲句。又如「以調海內」句，本不誤，梁啓超誤連下文，改「請」字爲「情」，讀「以調海內情欲」爲句。又如「施存雄而無術」句，本不誤，或讀「施存」爲句，「雄而無術」爲

句。皆於文義有未安，今悉審正之。

七日正註解之違失也。舊註解甚多，偏檢無益。第觀重要諸家，猶且發見違失之處，而亟待改訂者不少焉。有如「兆於變化」之兆字，宜讀爲逃。「猶百家衆技」之猶字，與由通。「好學而博不異」之異字，宜訓別擇。「九雜天下之川」之九雜，與收拾同義。「不足謂墨」「相謂別墨」之兩謂字，均與爲通。「別墨」之別，與「別宥」之別，同讀彼列切，訓辯別也。「語心之容」之容字，不當讀欲字。「以聏合驩」之聏，卽恧字，恧赧一聲之轉。「冷汰於物」之汰字，與泄通；實借爲怢，訓狎也。「將薄知而後鄰傷之」之鄰字，與憐通。「謑髁」之不當訓謑詬。「輐斷」「魭斷」之不當訓刓剸。「磨石之隧」之隧字與遂通。「其風䜶然」之䜶字與仙通。「魏然」「巋然」之魏巋同字。「敖倪」之卽傲睨。「瓌瑋」之卽傀偉。「連犿」之卽連卷。「諔詭」之卽弔詭。「稠適」之卽調適。

「天與地卑」之卑字與比通。「鏃矢之疾」之鏃字，不必改讀鍭。「其塗隩矣」之隩字與涸通。今悉依據舊文雅詁，更爲新詮塙解。頗採近儒時賢之說，而自下己意爲多焉。

八曰正傳本之訛乖也。有如「名山三百」之山字，依俞樾說，當作川。「禹親自操槀耜」之槀字，依釋文當作橐。「不苟於人」之苟字，依章炳麟說，當作苛。「以此白心」之白字，依釋文或本當作任。「時恣縱而不儻」句，依釋文無不字。「至不絕」之至字，依僞列子引，當作物。皆字形之訛乖，甚顯著者，今悉更正之。乃若以音聲通假者，則多存古字，不復改易焉。

九曰正家法之淆亂也。墨翟禽滑釐爲一家，宋鈃尹文爲一家，彭蒙田駢愼到爲一家，關尹老聃爲一家，莊周爲一家，惠施爲一家，凡六家。不盡與二劉七略別錄之分家同也。大抵家各有其主張，人各有其學說，界限綦嚴，不能混幷爲一

談也。更綜合之，則墨翟宋鈃惠施三家皆有爲派也。愼到隨物，老聃莊周乘物，雖各不同，而爲無爲派則一也。是三家有爲，三家無爲，又共分兩大派也。凡作注解者當然不能不有以嚴別之也。然而自來注家，大致參以禪理，某爲外道，某爲正覺。甚至惠施亂名，而與破相通宗。則是治莊周惠施於一爐，莊周何必惜惠施駘蕩之才，而公孫龍亦何必聞魏牟之言而逸走哉！此誠不知家法之過也。今旣發明名家之方法，與其餘諸家，各隨文詮釋；務使原文自明，有條而不紊，有證而不誣，則家法亦自分明矣。

十曰正時賢之附會也。「關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章炳麟說之曰：「建之以常无有者，如實空也。主之以太一者，等同一味唯一真如也。」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拾宋明人之牙慧，而重爲唾欬珠玉於輓近學術界者也。不悟徧檢老莊二書，及周秦百家書，從未有以「无有」二字連文而可不連讀

者也。則「常无有」三字連文，如之何其可截分三事而以配彼佛說之「如實空」也。太一者，太一形虛也。大通無形有形而一之也。則又如之何其可配彼等於耶教上帝之真如也。是時賢之附會不可從者，有如此矣。莊子書衆家本，唐後盡佚。羣輔錄乃六朝人僞托之書，其引「相爲別墨」句，與今傳郭象注本作「相謂別墨」者不同，「謂」作「爲」字，當是所據本，勝於郭注本。蓋別墨者辯墨也。辯別墨家之道也。相爲別墨者，指相里勤之弟子，與南方之墨者，相爲爭辯墨家之道，欲別黑白而定一尊。故下文言「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也。乃自郭注成疏誤解別字，以致上下文不一貫。今之時賢，遂聚訟「別派之墨學，」豈知墨家貴兼不貴別，何其誣墨學之甚也！又況今存一部莊子書中，「別」字凡五見，（天下篇二盜跖篇二外物篇一）皆讀彼列切，訓分別也，無作派別之義解者。吾知時賢必有聞

吾之說，而啞然失笑者矣。

以上所明者五，所正者五，略見余書之不苟作，而其詳則具書中焉。昔韓非著外儲說篇，載有郢書而燕說者；余之此疏，其庶免乎！若夫莊子此篇之作，舉天下之鉅學，始墨翟，終惠施；一憫其才，一惜其才，殆假有爲之失道，而愈以見无爲之得道也。儒家荀子不苟，解蔽，禮論，富國，諸篇，間接爲莊子張目。而墨翟惠施之愛仁好智，甚近唯物主義者，咸受抵排。倏忽千載，亦幾於沉淪而不返，湮沒而不彰矣。乃邇自世界交通，人類之智識界線，接觸頻煩。於是向之被抵排者，大有復活之現象。此豈第見古書之彌可寶而已，懔人智之無窮，羨公理之日昌，不更可見人類之所以可貴，尤在乎其心識之卓然有以自立哉！民國十四年乙丑夏，律師顧實自序於國立東南大學之六朝松下。

是歲，東大拒長風潮方劇，同志謀建中山大學，無成，私立中山中學，施君

憲民與余主其事，大遭當路之忌。而余沉冥作此書如醉如夢。兒子元章病於上海，誤信西醫之說，不肯服中藥。回南京而後，必欲往廬山牯嶺，遂死普仁醫院中。余以一身，拯救不及。疲於舟車之役，傷於骨肉之痛；自罹喘急暑疫，劇痢，咳血諸症，甚危。幸自知醫，得不死。嗣又執教鞭於滬上各校，僕僕不遑。此稿遂擱至丙寅歲寒假，始得結束成書。豈人生斯世，必飽更憂患，而後得與知至道之樂乎？丁卯仲春，顧實記。

## 參考書

莊子（晉郭象注　附釋文　通行本）

南華經解（清宣穎著　通行本）

莊子集釋（晉郭象注　唐成玄英疏　附釋文　清郭慶藩著）

莊子集解（清王先謙著　通行本）

莊子校補（民國劉師培著　傳鈔本）

莊子補注（今人奚侗著　排印本）

莊子解故（今人章炳麟著　章氏叢書本）

莊子義證（今人馬敘倫著　北京大學排印本　搜羅最富最備　庚申歲馬君僅以天下篇見贈）

莊子天下篇釋義（今人梁啓超著　清華學院油印本　未見全稿）

莊子天下篇疏記（今人錢基博著　清華學院油印本　錢君又以重定本見贈）

周秦哲學史（今人陸懋德著　排印本）

中國哲學史大綱（今人胡適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讀莊窮年錄（今人秦毓鎏著　排印本）

其餘書甚多不具載。重要諸家說，多見馬君莊子義證中，故不復分出之。道藏莊子注家雖多，無甚可採。陸西星南華副墨最有名，亦無足取。余草既成，復在南京，往江南第一圖書館，徧檢善本通行本之莊子一類書，亦僅見秦君著讀莊窮年錄，頗有新思，王道煌說，卽在此書中，故余稿謄清時，復略採入其說焉。幷記。

# 莊子天下篇講疏目次

# 莊子天下篇講疏

## 一　原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實案天下者，天下之人之略詞也。方，版也。法著之方策，故方亦轉訓法也。韓非子難三篇曰：「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方術即法術，方與術二語連言而實有微別也。號稱百家，故多也。郭注曰：「爲其所有爲，」是訓「以」爲「爲，」「有爲」二字連讀，皆誤也。

宣穎曰：「其有，謂所學，」有字句絕，王先謙諸家從之，是也。皆自以爲得古聖王之道，故不可加，而莊生乃從而衡論之，其尤加人一等哉！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實案此一問一答也。變言曰道術者，蓋循用古語也。然道術亦與方術有，徵別，道，行也。大抵指可見諸行事者而言也。今世科學家言「無事實不成理論，無歷史不成科學。」故必先有五帝三代之治化，而後有六藝百家之方術，其理正不謀而同也。則陽篇曰：「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是天地陰陽之所至，卽道之所至也。宜其无乎不在也。知北遊篇，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在螻蟻……在稊稗……在屎溺。」此其言頗近禪機，亦可爲證。蓋道家崇拜自然界之觀念如是也。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實案此又一問答也。神明卽魂魄也。人生則神降明出；死則魂升魄降也。一者，天地之德也。神聖明王之生成，皆原於天地之德也。此汎神論之觀念也。天道篇曰：「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又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帝王之德配天地。」又曰：「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又曰：「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又曰：「靜而聖，動而王，无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凡彼所言，皆可與此文互明也。而下文繼之以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七等人者，卽是神聖明王之實現也。前四等以釋「聖有所生」一語，後三等以釋「王有

所成」一語，而尤以聖人爲之中樞。蓋內聖外王之偉業，悉皆集於一人之身，而不可分而爲二者也。是故，中國哲學之特色，在於國家社會的觀念，直可謂之曰歷史的哲學而已。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實案此神聖之第一道術也。宗者，天地之德，大本大宗也。累言之曰天地，省言之曰天也。在宥篇曰：「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天地篇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无心得而鬼神服。」皆其義也。他若德充符篇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秋水篇曰：

「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謹失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庚桑楚篇曰：「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此亦俱可互證也。莊子書言天者，不勝枚舉，合觀之而可得其會通。荀子解蔽篇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由天之謂道，盡因矣。」故論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道家最高之觀念，以天爲宗，因天而已矣。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實案此內聖之第二道術也。精亦神也。知北遊篇所謂：「觀於天地，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是也。天地篇曰：「神人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徐无鬼篇曰：「神人

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是神人別稱眞人也。外物篇曰：「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若藐姑射之神人者，其亦卽孟子所謂「聖而不測之謂神」者歟?

**不離於眞，謂之至人。**

實案此內聖之第三道術也。眞者天眞也。天運篇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无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故至人者，亦卽眞人之別稱也。他若齊物論篇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山木篇曰：「至人之自行，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庚桑楚篇曰：「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衞生之經。」列禦寇篇曰：「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淸。」田子方篇曰：「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達生篇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天道篇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外物篇曰：「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此諸文，亦俱可爲至人作說解也。雖然，老子孔子皆有至人之德，田子方篇，老聃告孔子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德充符篇，无趾謂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是孔子者學老子者也。故老子道德經亦名曰上至經，而孔子世家稱孔子爲至聖，其所由來，俱可覩矣。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實案此內聖之第四道術也。聖者通也。通於天人神人至人三等而成其爲聖人也。今之凡百科學，皆以三而成，則雖精神的人格亦以三而成也。故曰：「以天爲宗，」卽「不離於宗」之天人，其原文自明矣。又曰「以德爲本，」韓非子解老篇曰：「積精爲德，」則卽「不離於精」之神人亦明矣。又曰：「以道爲門，」乃道家屢言「得道之眞人，」則卽「不離

於真」之至人，又明矣。雖然，畢竟與上三等人有別，蓋聖人者，多指著黃帝堯舜勞身治世者而言也。釋文曰：「兆一本作逃，」朱駿聲曰：「廣雅釋詁，兆，避也。」朱說是也。刻意篇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知北遊篇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蓋兆逃同聲通用字，逃越超又皆聲近義通字，謂超離乎窮通死生之變化也。讓王篇，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要之，聖人爲七等人之中樞，上通於天人神人至人，下通於君子，更下而又以齒百官，理萬民。自非超乎窮通死生變化之外者，曷克善其事哉！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仁慈；謂之君子。

實案此外王之第一道術，以畜士大夫者也。蓋神聖明王與士大夫處，則

變而爲薰然仁慈之君子，故文曰：「謂之天人，」「謂之神人，」「謂之至人，」「謂之聖人，」「謂之君子，」其書法同也。逮夫儒家得之而倡仁義禮樂之教化焉。外物篇老萊子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此孔子之爲君子也。然讓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爲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則是道家之於君子，有不屑爲者已。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實案此外王之第二道術，以齒百官者也。蓋神聖明王躬爲百官之所司，則是侵官失勢，故雖有聖智而不爲。但有其道術以齒之，而百官亦幸賴

以相齒焉。儒家法家皆有述之者。莊十八年左氏傳曰：「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荀子法行篇曰：「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富國篇曰：「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正名篇曰：「守法之吏，」君道篇曰：「官人守數，……械數者，治之流也。」王制篇曰：「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此儒家所述也。韓非子有度篇曰：「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難三篇曰：「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形名參之。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揚權篇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姦刧弒臣篇曰：「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參驗以審之也。」備內篇曰：「偶參伍之驗。」孤憤篇曰：「以參伍審罪過。」八經篇曰：「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制分篇曰：

「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此法家所述也。綜儒法兩家所述而觀之，則此之曰「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云云者，其義可知也。法，法制也。名，名言也。分，分別也。表借爲標，記之標，亦用以爲別也。釋文曰：「參本又作操，」乃參之譌加手旁作摻，又譌爲操字耳。誤不可從。稽借爲計，考也。其數一二三四者，承上文之法名參稽四事而言也。執法劃一，故法爲一；相對生名，故名爲二；參之爲三甚明；參而稽之，故稽爲四也。蓋數有詳有略，詳在於下而略在於上。此屬在上者，故略也。知北遊篇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曰貴曰賤曰約曰散，其數一二三四也。禮記表記篇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鄭注曰：「數有長短大小，互言之耳。」曰長曰短曰大曰小，其數一二三四也。然文各有當，俱與此不相應也。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實案此外王之第三道術，以理萬民者也。古者設官以治民，故民次於百官之後也。逮夫儒家得之，而以富庶爲教化之先圖，論語記孔子與冉有問答，明已。禮運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卽此之曰「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也。然則莊子一書，固論五帝大同之道術也。司馬遷曰：「百家言黃帝，」豈不信哉！雖然，五帝大同，三代小康，其出治之道術有差別，而其受治之社會組織，殆無大異也。故論語，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司者，百官也。此以聖人君子百官先後相次也。

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富國篇曰：「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聖王卽聖人也，士大夫卽君子也。百吏官人卽百官也。衆庶百姓卽萬民也。此亦以聖人君子百官萬民先後相次也。而天下篇特敍天人神人至人三等於聖人之上者，蓋卽道家之所殊別於儒家者，漢書藝文志所謂「欲以淸虛爲治」者是已。大抵道儒兩家同本於社會的觀念，社會有天然構成之組織形質，不可變動。其所可得而爲異者，僅在超然之虛空境界，道家乃有以凌駕乎儒家之上耳。世之學者動謂道儒兩家思潮懸殊，如冰炭之不相容，豈篤論哉！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實案古之人其備乎者，謂備有七等之人也。章炳麟曰：「醇借爲準，易曰易與天地準。」馬叙倫曰：「說文淳讀若準，管子君臣篇，丈尺綧制，注曰綧古準字。醇淳綧並從𦎫聲，與準音近通假。」章馬說皆是也。明於本數者，其數一二三四是也。係於末度者，千官萬品之所守是也。數度，散言則通，對言有別也。釋文曰：「辟本又作闢。」是也。知北遊篇曰：「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遇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天道篇曰：「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俱可與此文互明也。雖然，天道篇又曰：「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由此觀之，則天下篇乃略舊史世儒不論，而獨論百

家，百家亦僅舉寥寥數子。其以之數子者，或有聖人之德，或有聖人之才者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實案此承上文「其運無无乎不在，」而指示其一在世官之史也。數度，度數，順言倒言無異義也。易節卦曰：「君子以制數度，」天運篇孔子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是其證也。荀子性惡篇曰：「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儒效篇曰：「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富國篇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大略篇曰：「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君道篇曰：「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王制篇曰：「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非相篇曰：「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文多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而褫。欲觀聖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綜此諸文而觀之，則此之曰明在數度，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者，其義自明也。蓋先王制定法則刑辟圖籍，有義有數；世官守數而不知其義，浸假而數亦消失，所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也。然而五帝之外，猶尚非無傳人，則是五帝三代之中，其傳人之多可知，故

曰：「尙多有之」也。古史有兩大別：其一，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專官也。呂覽先識篇曰：「夏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奔商，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歸周，晉太史屠黍亦載其圖法歸周。」秦策曰：「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史記六國表曰：「諸侯史記盡藏周室，以故滅。」此專官之史所掌之圖籍也。其二，則周禮六官之屬，各有府史胥徒也。禮記郊特牲曰：「陳其數，失其義者，祝史之事也。」此正卽官人百吏世傳之史所掌者，不止圖籍一部之事而已。然揆諸散文則通之義，則此之曰「舊法世傳之史，」亦或包有專官之史在內歟？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實案此更指示其二在士大夫之六藝也。上言詩書禮樂，下言詩書禮樂

易春秋者，行文詳略從便也。詩書禮樂亦數也。故世史言數，百家言數，而此獨言詩書禮樂者，行文之變也。先王制定禮樂法度，故天運篇，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久矣。」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孔子又曰：「春秋，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以比諸祝史陳數而不知其義，則春秋文籍得名曰數，而六經文籍皆得名曰數，可知也。故荀子勸學篇曰：「學惡乎始？惡乎終？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正名篇曰：「守法之吏，誦數之儒，」此足明誦經誦數，變換言之，其實一也。且守法誦數連類言之，尤足明六經確出先王之所制定也。鄒魯之士者，鄒爲邾婁之合音，蓋戰國之時，魯穆公改邾婁爲鄒，鄒魯二國皆承孔子之教，六經之學者也。搢紳先生者，搢薦古字通，故亦作薦紳。蓋六經皆禮，禮不

下於庶人，故除鄒魯之士爲例外。其餘中國之人誦六經者，多爲服官之搢紳先生也。史記趙世家，公子成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此足徵周代六經之教，普及於上流社會矣。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實案此更指示其三在百家之學者也，具言之曰數度，略言之則曰數也。與「其數一二三四」之數微別。此爲法則度量等，彼則因法則度量等而爲參稽之術，故同名曰數也。天下者，包有楚而言，中國則指諸夏之邦而言。田子方篇，溫伯子雪適齊，舍於魯人，有請見者。溫伯子雪曰：「吾聞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孟子亦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皆其證也。昭十七年左氏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又

曰：「禮失而求諸野。」荀子勸學篇曰：「不隆禮，雖辯，散儒也。」正名篇曰：「散名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俱與此又可互明也。蓋第一在世官之史，第二在士大夫之六藝，而此第三者，當雙承第一第二而來，故百家言黃帝，則承第一之系統者也。亦多有參合六藝者，則承第二之系統者也。漢書藝文志以十家九流，爲皆六藝之支與流裔，殆猶有失之未審也。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實案易坤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在宥篇老聃曰：「天下脊脊大亂，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是天下大亂，賢聖在下位而魚目混珍也。道德不一者，與前云「皆原於一」句相應。故一者配神明，準天地，成一有

系統組織之國家社會也。不一者王綱解紐，社會秩序大紊亂也。是則莊子天下篇之作，仍不免有王政復古之思哉。王念孫曰：「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云：『得一，偏得一端。』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甚同。」王說是也。愈樾曰：「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俞說非也。察卽下文「察古人之全」之察，察有分辨之義。一察卽一分也。無煩改讀。且此一察字，而下文申之以「判」「析」「察」三字，亦古人行文恆有之例也。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蓋徒可稱明而未可稱神明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實案猶由古字通，謂由百家乃爲衆技也。「百家」本或作「有家，」孫

詒讓曰：「當從成玄英本作百，」孫說是也。荀子富國篇曰：「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解蔽篇曰：「曲知之士，觀乎道之一隅，」亦俱可與此文互證也。稱，副也。容，包容也。一曲之知，宜其寡能備於天地之美，難副乎神明之包容；所以愈反映出古人之備也。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實案此又與孟子言：「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其用意同也。方者，即所謂天下之治方術者是也。田子方篇，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此「方術」亦簡言曰「方」之證也。秦漢方士之名亦由此來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天下大亂，士庶人公然議禮制度，刪訂贊修六藝者，孔子之法也。呂覽去私篇曰：「墨者有鉅子

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寡人已命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此墨子之法也。不僅唯是，韓非子問田篇，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是則雖韓非著書，亦爲韓非之法矣。而百家之自爲方可知矣。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實案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卽前述七等人之國家社會，當古昔神聖明王之全盛時代，而有此完美純備之組織也。逮及莊子之世，三代旣亡，諸侯力政，而賢士在下，各奮其所欲爲；遂至四分五裂，亦符於中國歷史有

所謂「合久必分」之公例。若其「分久必合，」則非莊子所及見矣。

## 二　墨翟禽滑釐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實案釋文曰：「暉，崔本作渾，」是借暉爲渾也。渾，大也。侈靡暉三字，其義類也。萬物數度，亦指後世而言。不侈不靡不暉者，言其儉也。論語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蓋卽此之曰不侈不靡不暉者矣。人間世篇曰：「仁義繩墨之言，」則繩墨者卽仁義也。史記五帝本紀曰：「禹聲爲律，身爲度，

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此亦可爲繩墨作解也。天運篇，老聃曰：「禹之治天下，使民心競，儒墨皆起，」蓋墨起於禹。天下篇凡言古之道術，固莫有若墨家之起原，最爲顯著也。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實案墨翟禽滑釐，別詳後表。釋文曰：「大音太，順或作循。」大音太者，非也。兩大字皆當讀如字。順循古字通，儀禮大射禮注，「今文順爲循，」是其證也。俞樾曰：「已讀爲以，順讀爲馴。」王闓運曰：「順，馴也。已之者，侈靡當止而不爲者也。大馴者，戒謹已過也。」章炳麟曰：「順借爲蹐，順从川聲，得叚爲蹐。」梁啓超曰：「順甚音近可通。」諸家說皆非也。此二句乃總論墨家大開大闔之語。道家主無爲，故發端卽痛詆曰：「爲之大過，已之大順。」言爲之乃大過誤，已之而不爲，正是大順理也。已之，讀如

「令尹子文三已之」之「已之,」無煩改讀也。儒家亦主無爲而治,故荀子王霸篇曰:「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是則道儒兩家所以詆之者同也。

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實案欲節用而非樂,遂「生不歌,死無服。」生不歌則詩樂絕,死無服則禮儀殘,是無文也。說苑反質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荀子解蔽篇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由用之謂道,盡利矣。」蓋墨子之根本主義在用,亦夏禹「正德利用厚生」之遺意歟?釋文曰:「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然墨子書中雖有此篇名,而此處行文則非舉篇名也。

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

實案孟子告子篇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蓋因利用而愛利，亦相因而至之事也。墨子書有非攻篇，此曰非鬭，又可知非舉篇名也。非鬭不怒，與宋鈃之「禁攻寢兵，」「見侮不辱」同故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鈃並稱歟？又與老子之「寵辱」「受垢」同故韓詩外傳復以老墨並稱歟？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實案馬其昶曰：「墨子南遊，載書甚多，自言嘗見百國春秋，是其好學之事。荀子稱其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蓋墨子之學，以不異爲宗旨。」馬說未盡當也。荀子富國篇譏墨子「少人徒，省官職，」故非十二子篇言其「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此非學之事也。章炳麟曰：「好學而博爲句，不異爲句，不與先王同爲句，言墨子不苟於立異，亦不

一切從同。」章說更非，墨子書本有尙同篇，然非此所謂不異也。此「好學而博不異」爲句，不必改讀也。異，分也，別也。言其爲學博雜，不知別擇也。荀子修身篇曰：「術順墨而精汙雜，」順愼古字通。順墨卽愼到墨翟也。愼到墨翟同以汙雜見譏。其證一也。儒效篇曰：「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則又以愼到墨翟惠施鄧析幷譏。墨子南遊，關中載書甚多，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正同，明皆博雜之徒。其證二也。是博不異者，指其學而言，甚明也。墨子耕柱篇，墨子之徒本有「辨談」「說書」「從事」三科，此蓋其說書科之法也。大抵墨子爲學旣博雜，其用之亦雜稱詩書春秋而無別擇，今墨子書具在，猶可覆按。愼子書雖殘亦可覆案是以雖陳先王之道而實不與先王同也。若以此孔門之博文約禮，其當諸博文而畔喭者乎？抑且道家貴因襲，與孔門「述而不作」相近，故此反

對墨家毀古之禮樂矣。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實案此舉先王之樂，以證墨子毀古樂而不與先王同也。此諸古先王樂名，亦見白虎通引禮記，及他書，惟無文王作辟雍之樂，未審其詳。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實案此舉先王之禮，以證墨子毀古禮而不與先王同也，此古禮亦見荀子禮論篇，惟七作十，王引之曰：「古書七十二字多互譌，十當作七，」王說是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之道。

實案此又推極論之。「恐不愛人，」「固不愛己，」曰恐曰固，皆懸揣之詞，未足以根本動搖也。故曰未敗墨子道。釋文曰：「敗或作毀，」其義一也。章炳麟曰：「未借爲非，敗卽伐字，言非攻伐墨子之道。」章說非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實案此又從人之心情而推極論之，意謂人之情有歌而墨子非歌，人之情有哭而墨子非哭，人之情有樂而墨子非樂，是果類人情乎？極言其不近人情也。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實案道家外生死，以樂爲極，故又以墨家之苦爲不然。孟子滕文公篇曰：「墨者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荀子樂論篇曰：「其送死瘠墨，」禮論篇曰：「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富國篇曰：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楊倞注引莊子此文曰：「觳義與瘠同。」郭嵩燾曰：「觳，薄也。史記始皇本紀『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言不薄於此也。」郭說是也。蓋古者漆車無文曰墨車，可證墨以不文而得名。然儒家則僅執薄葬一端，以誚其爲墨也。奉生之薄，送死之薄，皆薄也，皆觳也。觳實借爲确，統生死而言之，故曰其道大觳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實案道家聖人恬愉自適，無憂無悲，故亦欲人之自適其適，而無憂無悲也。墨道不然，故詆其不平易而難爲，恐非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於王也遠

實案孟子盡心篇言：「得乎丘民之心而爲天子，」故天下歸往之謂王。今墨子反天下之心，雖獨能任。奈自離於天下之人，則去於王之名實大遠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實案俞樾曰：「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禹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篇，並曰名川六百。」郭慶藩曰：「名川，大川也。見淮南地形篇高注。魯語取名魚，韋注，『名魚，大魚也。』亦名訓大之證。」俞郭說皆是也。原作名山，今從俞說改正。

禹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實案釋文曰：「槖，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則字應作橐，崔云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棰也，司馬云盛水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粂，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甚，崔本作湛，音淫。」今據崔郭舊音，更正作橐，不作槖。耜本作相，說文或體作梩，臿也，取土器也。淮南子要略篇曰：「禹身執虆垂，」御覽引作畚插，此槖耜卽畚插矣。九鳩古字通，聚也。雜或作粂，蓋卽雜之偏旁，省隹存衆之俗體。雜，集也。時天下洪水汎濫無歸，故鳩集天下之川。亦卽收拾天下之水也。莊子闕誤，雜作滌，蓋或誤認粂卽濯之偏旁，訛雜爲濯，又音轉作滌字與。說文曰：「腓，脛腨也，」腓腨古音如排蕩，今俗音轉曰胖肚，是也。在宥篇釋文引李頤曰：「胈，白肉也。」然史記李斯傳作拔，集解曰：「拔，膚毳皮。」驗

以胈毛對文，似不如李解爲長也。甚，卽湛之省，借爲淫。置植古字通，立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實案此蓋墨徒三科之從事科也。荀子富國篇曰：「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可與此文互證也。釋文引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屩與蹻同。」是謂借跂爲屐，借蹻爲屩也。謂爲古字通，不足謂墨者，卽不足爲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實案此蓋墨徒三科之辯說科也。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孔子之死也，有

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伯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此韓非言後世之眞墨難定，與莊子曰：「至今不決，」正相脗合。莊子先而韓非後，莊舉其二而韓舉其三，豈尙有一者非辯說科歟？墨子修身篇曰：「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是墨子之法，雖辯而亦不文。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田鳩對楚王問，又有墨子不辯之說。蓋辯察二者，對言有別，散文則通；辯可兼文質，而察則必不文也。相里勤鄧陵子見後表。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孫說是也。釋文引李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然古人或以字，

或以名，此疑爲名也。墨經有二解：第一，以墨子卷一之親士，修身等七篇爲經也。黃氏日抄曰：「墨子之言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宋濂諸子辨曰：「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蓋古書多有別本，以宋氏所見本與黃氏之說合之，則墨子首卷七篇爲經，餘皆爲論也。第二，以墨子書中之經上下二篇爲經也。魯勝墨辯序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孫詒讓謂：「辯經卽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也。」近人胡適梁啓超等多從孫說，是也。蓋漢書藝文志墨家獨以墨子七十一篇，殿諸家之後，必爲墨家集大成之書，而歸之墨子者。故尙同尙賢等各有三篇，文字大同小異，明皆三墨之異本，而經上下，經說上下，凡四篇，更次於三家異本之後，其爲出於辯說科，一墨所傳，非三墨所同有，

亦未可知。更例以韓非說儲篇，有經有說，則成書之中，原得有以篇而自爲經及說者也。若大取小取二篇，則又專爲經及經說四篇之解釋而作也。以此推之，則墨子書首七篇之爲經，別一問題。而此之所云「俱誦墨經，」自當指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而言也。倍與背通，譎與僪通，實借爲憰，狂走也。呂覽明理篇有倍僪，高注曰：「日旁之危氣，在上反出爲僪；」淮南子覽冥篇，「背譎見於天，」高注曰：「日旁五色氣，兩旁外向爲譎。」是則倍譎者，本當作背憰，背道而馳之意，言相里勤之弟子與南方墨者不同也。「相謂別墨，」當依羣輔錄引作「相爲別墨，」謂爲古字通。別，彼列切，分別也。區別也。白虎通聖人篇引別名記，卽大戴禮之辨名記。別辨二字，以泰寒陰陽聲對轉得義。故別辨辯三字同義。相爲別墨者，言相爲爭辯墨子之道，欲別黑白而定一尊，故下文言「至今不決」也。

舊解爲墨家之別派，別讀皮列切，胡適梁啓超等猶皆承其誤者，非也。夫墨家貴兼而惡別，豈肯承認此別墨之惡名哉？然堅白同異之辨，周末已成風尙，論語，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莊子天地篇，孔子問於老聃曰：「辯者有言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應帝王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胥役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案陽子居即楊朱，物徹疏明即離堅白也，觀老聃答語與答孔子語同，可證。駢拇篇曰：「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徐无鬼篇，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胠篋篇曰：「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異同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由此觀之，則堅白異同之察，自孔氏而下，天

下滔滔皆是，墨氏之徒，更重以好智而愛仁之甚，宜其變本而加厲也。訾借爲呰，訶也。相訾，相詆訶也。觭偶卽奇偶也。說文曰「觭，角一俛一仰也」。故此引伸爲不偶之義也。偶耦古字通，並也。仵本作啎，此借爲伍，謂耦合也。巨鉅古字通。呂覽去私篇有腹䵍，上德篇有孟勝，皆爲墨者鉅子，其辯義至嚴烈，亦可見鉅子爲辯談派之聖人也。蓋猶言鉅儒鉅公。王闓運謂：「鉅卽耶穌教之十字架」，失之附會矣。尸，主也。爲其後者，謂繼承其位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實案進借爲盡，僞列子黃帝篇曰：「黃帝竭聰明，進智力。」天瑞篇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故相進者，猶言相盡也，相盡而已矣者，皆極盡

而無餘也。亂之上治之下者，言其亂多治少也。荀子富國篇曰：「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也。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此亦可以互證也。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實案此承上文之意是，而又贊言其爲好人也。鄭風之詩曰：「緇衣之好兮，」則此天下之好者，正是贊言其爲天下之美好者也。俞樾曰：「謂其真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兼愛也。」俞說非也。求之而不得者，求好而不得也。求好而不得，雖枯槁不舍。又評贊之曰「才士」者，盜跖篇稱「聖人才士之行，」是才士者，聖人之次也。然人間世篇曰：「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蓋才士者，才美而未得道

者之稱也。

## 三 宋鈃尹文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實案累飾二字，其義類也。苟忮二字，其義類也。俗物人衆亦類也。章炳麟曰：「苟者苛之誤。說文言苛之字止句也。是漢時俗書苛苟相亂，下言苛察，一本作苟，亦其例也。」章說是也。今据更正。山木篇曰：「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繕性篇曰：「軒冕物之儻來寄者也，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迫趨俗。」皆此之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也。論語孔子曰：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其由也與。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卽此之不苛於人，不忮於衆也。總之不以世俗之榮辱動其心也。在宥篇，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往見廣成子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聞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頗似此之曰：「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劉歆謂宋鈃尹文學本于黃老也。釋文曰：「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白或作任。」當以作任爲長。觀下文「命之曰心之行」可證。管子雖有白心篇，非此其義也。故今据或本更正。

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

實案宋鈃尹文別詳後表。宋鈃卽宋牼，卽宋榮子也。古書如稱曰墨翟禽滑釐，先師後弟子也。亦有顚倒者，如曰宋鈃尹文，曰關尹老聃，殆與荀子

書中之曰陳仲史鰌，曰惠施鄧析，皆以後來者居上，其故不明也。西山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水經渭水注曰：「華山遠而望之，又若華狀。」故釋文曰：「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平均也。」然蓋以示其岸然道貌，不物於物。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其狀峨而不崩，」（此從俞樾讀正）是其義也。故能接萬物，以別宥為始。釋文曰：「別，彼列反，又如字。」當讀彼列反，與別墨之別同義，別辨二字陰陽聲轉也。宥囿古字通。尸子廣澤篇曰：「料子貴別囿，」料子即宋子，蓋古音料讀如小，（料有小訓）故與宋為幽冬陰陽聲對轉。古人姓名，往往隨方音而轉，無一定之用字也。呂覽去宥篇曰：「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畢沅曰：「宥與囿同。」汪繼培曰：「呂覽之說，蓋本料子，」畢汪

說皆是也。故別囿者，謂人心有所拘囿，當辨而去之也。徐无鬼篇曰：「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是囿之範圍甚廣，然尤以榮辱之足以囿人心，爲恆且大。故逍遙遊篇曰：「宋榮子，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蓋內心而外物，榮辱在心而不在物。苟任心而不任物，則外來之非譽，何足以囿之哉？故「辨乎榮辱之境」一語，正卽此之曰「別囿」矣。老子曰：「善之與惡，相去若何。」又曰：「知其榮，守其辱。」此宋鈃尹文學出黃老之證乎？若今本尹文子乃魏晉人依託之書，其大道篇之三科四呈，方彌拘於榮辱之囿而不知別，甚矣！妄人之誣古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實案漢書藝文志名家尹文子一篇，小說家宋子十三篇，俱佚。此與前述墨翟禽滑釐「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文筆相似。疑「心之容」「心之行」皆宋子書或尹文子書中之篇名也。章炳麟曰：「容借爲欲，同從谷聲，東矦對轉也。荀子正論篇，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宋鈃語心之欲之事。」章說非也。正論篇詆宋子文，凡兩段：第一段，論榮辱；第二段，論情欲。蓋宋子之根本主義，第一爲辨榮辱，第二爲寡情欲也。莊子此文，與荀子所論之次序正密合。而荀子第一段文中有曰：「榮辱之分，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詘容者，屈容也。是容之一字，自有明文可徵，何煩改讀哉！韓非子顯學篇曰：「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恕

者，恕容也。寬者，寬容也。雖不言容而與言容無異也。說苑君道篇：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是蓋尹文語心之容，遺說之僅存者。較諸宋鈃語心之容，尙須從他人語中證明者，更明確已。大抵二子皆排除外境客觀之榮辱，而一任其單純主觀之心之所爲，故命之曰心之行。老子曰：「知常容，容乃公，」此亦其學出黃老之證乎？

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

實案釋文曰：「聏、崔本作聏，音而郭音餌。司馬云色厚貌。崔郭王云和也。聏和萬物，物合則歡矣。」郭嵩燾曰：「諸本或作聏，莊子闕誤引作腝，說文肉部，腝，爛也。方言，聏，孰也，以腝合驩，卽軟孰之意，闕誤作聏是也。」章炳麟曰：「聏借爲而，釋名『餌，而也，相黏而也。』是古語訓而爲黏，其本

字作暱，左氏傳不暱，說文引作不䵒，䵒，黏也。相親暱者，本有黏合之意。故此云以而合驩，亦即以暱合驩也。」郭章說皆非也。惟司馬彪曰：「䀛，色厚貌，」是也。本當作恧，䀛聏皆即恧之俗體。胹則又䀛聏之形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不亦恧乎，」注曰：「恧，愧也。」大玄經睟次「聏于中，」注曰：「聏，慚也。」又借慝為恧。音轉為赧。方言曰：「慝，愧也。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慝。」說文曰：「赧，面慚赤色也。」孟子滕文公篇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荀子解蔽篇曰：「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垢。」此俱與宋鈃之「強聒不舍，」「見侮不辱，」事相脗合。然猶止可證䀛為赧顏之義也。逍遙遊篇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能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猶然笑之者，即逌爾而笑也。是宋鈃見彼囿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者而笑，不但未

同而言，又且未同而笑。不但其色赧然，又且加以其笑驩然。正卽此之曰「以驩合驩」者矣。蓋必宋鈃爲當時之笑智，逢人輒緋顏歡笑，雖天有四時而不改其和厚之氣。司馬彪訓「色厚貌」猶未失古義也。調，和也。承上文「命之曰心之行」而言。故曰：「請欲置之以爲主」謂請置此心以爲主也。心本爲萬法之主，主觀誠强，則雖外來之榮辱，視有如無矣。此與下文「請欲固置五升之飯」句同例。梁啓超讀請爲情，以「海內情欲」連讀爲句，非也。

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實案以「見侮不辱」爲救私鬭之方法，以「禁攻寢兵」爲救公戰之方法，人間世篇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其前。」宋鈃尹文蓋皆

心學也。荀子正論篇，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人皆見侮爲辱，故鬭也。明見侮之不爲辱，則不鬭矣。」韓非子顯學篇曰：「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呂覽正名篇，尹文見齊王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辱，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夫見侮而不鬭，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未失四行也。」此皆宋銒尹文見侮不辱之遺說也。又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聽，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我將言其不利也。」此宋銒「禁攻寢兵」說之僅存者。而尹文之說則難考矣。厭，謂被厭棄也。上下

見厭而强見者，當是引成書，故冠以「故曰」二字。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實案兩曰字，皆述宋鈃尹文語。「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者，言其儉也。章炳麟曰：「固借爲姑，」章說是也。荀子正論篇曰：「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楊倞注曰：「宋子，蓋尹文弟子。」是先生弟子者，殆指尹文宋鈃而言也。郭象謂：「宋鈃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弟子，」妄矣。末二句乃宋鈃尹文明己真爲救民，豈爲我之必得活哉？真爲救世，豈圖以傲乎救世之士哉？特文法簡古，若加兩豈字，則易明矣。然雙承上文之「救民」「救世」而言，文法自是一絲不亂。林希逸曰：「言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圖，謀

也。傲，矯之也。」林說殊失其旨。諸家說亦未安。秦毓鎏曰：「我豈必得自活哉，言願爲天下捨身也。又豈欲傲視救世之士哉，言非與當世號稱救世者爭名也。」秦說則誠合矣。

曰：

「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實案釋文曰：「苛一本作苟，」郭慶藩曰「一本作苟非也。古書從句從可之字，往往因隸變而譌。苛作苟，亦形似之誤也。」郭說是也。二子既尚寬容，不爲苛察可知也。假，借也。不以身假物，則辨乎榮辱之境，而身不爲物所假飾，明其能不物於物也。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其已者，言「苛察」及「以身假物，」皆無益於天下，不如其早已之也。

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實案內而聖，外而王，諸子皆以此自任也。然齊物論篇，宋榮子定乎內外

之分，則不必與此云內外同也。「禁攻寢兵」與墨子「非鬭不怒」同。「情欲寡淺」與墨子「非樂節用」亦相類。故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鈃并爲一談。然墨子之根本主義在儉，以用不足而倡節用之說也。宋鈃之根本主義在恕，以心有囿而倡別囿之說也。莊子別其源流而分述之，殊勝於荀子之一切漫罵也。荀子解蔽篇曰：「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德。」天論篇曰：「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皆致詆毀之詞。又如正論篇，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從王念孫說改正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爲欲多三字連讀）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也。」（從王念孫說更正）此則宋鈃情欲寡淺說之僅存者。但荀子述宋子，以「人之情，爲欲、爲不欲乎，」不以情欲二字連讀。而莊子則以情欲二字連讀。殆各出斷章取義，故不同邪。

## 四　彭蒙田駢愼到

公而不當，易而无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實案釋文曰：「當，崔本作黨。易，以豉反。知音智，下棄智同。」是也。當黨同聲通用字。公易之義，類也。黨私之義，類也易侇雙聲通借平也決缺同聲通用字，逍遙遊篇曰：「吾自視缺然，」蓋空虛之義也。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公而不黨，易而無私之義也。此禹道也。故荀子以愼到墨翟同譏歟？老子曰：「知常容，容乃公，公

乃王。」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曰：「依養萬物而不爲主。」亦俱可與此文互證。故史記孟子荀卿傳稱「愼到田駢學黃老道德之術。」而此所謂古之道術者，其卽指黃帝及禹歟？

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

實案彭蒙田駢愼到詳後表。奚侗曰：「首借爲道。秦始皇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道作首。是其證。」奚說是也。或以此「齊萬物以爲首，」與「宋鈃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同一句例，則非其倫也。首讀爲道，與下文相應甚明也。馬敍倫曰：「辯借爲平，書堯典平章百姓平秩東作，大傳作辯章辯秩，是其例證。其說謂天地雖大，然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

載而不能覆。大道能包之矣，而不能使之皆等平也。」馬說亦是也。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則與齊物論篇之「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同矣。釋文曰「至一本作王，遺本又作貴。」蓋至字以爛脫而成王字，貴則省形存聲字也。選賢舉能，既不溥徧；有教無類，亦不周至。雖道之大，猶止能包含無遺漏而已。

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寶案老子曰：「絕聖棄智，」又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庚桑楚篇曰：「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此愼到之學出黃老之證也。釋文曰「泠音零，汰音泰。郭云泠汰，猶聽放也。一云泠汰，猶沙汰也。或音裔，又曰替。」音裔者，以制切。音替者，他計切。集韻載此二音，皆訓

「沙汰，擇也。」然因音裔而可知汰泄二字，同音可通。古世太二字亦通用，可互證也。「聽放」「沙汰」二訓皆難通，玉篇曰：「泠水淸泠也」汰當讀如「武王不泄邇」之泄狎也卽借汰爲忲也。忲狃習也卽狎習也泠汰於物者於字在通行文法可省謂淸狎萬物故下文言「與物宛轉」也。孫詒讓曰：「鄰讀爲磷，磷傷猶言毀傷也。」孫說非也。老子曰：「知不知上。」此亦得之於老子者。薄知者，謂以知爲薄也。薄者，輕視之也。鄰宜讀爲憐，如「厲憐王」之憐。憐傷之者，卽下文笑天下之尙賢，非天下之大聖也。薄視聖知，故憐傷之。憐傷非笑，其實同也。

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

實案釋文曰：「謑，胡啓反，又音奚。又苦果反。說文云恥也。五米反。髁，戶寡

反。郭勘禍反。謑髁，訛倪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郭嵩燾曰：「說文，謑詬恥也。謑一作謨。賈誼治安策，謨詬無節。髁，髀骨也。髁，通作跨。廣韻，跨同髁。釋名，髁居足旁磽确，亦因其形髁髁然也。謑髁，謂堅确能忍辱。釋文未免望文生訓。」郭說非也。謑髁縱脫二語之義，類也。謑謨同字，又借爲㚤。說文曰：「㚤，頭衺骫㚤態也。」是謑有不正之義也。髀者股外也。今俗曰屁股是也。（屁蓋即髀之俗音字）髀上曰髖，髁在髀與髖相接之處。醫經謂之機。是有機轉之意。合㚤髁而言則有衺機之意。舊訓「謑髁，訛倪不正貌，」正即其引伸之義也。訛倪，亦卽謑髁之倒言。雙聲疊韻連語，正言倒言皆同義，且無一定之用字，則此訓猶通古語也。然則謑髁無任者，猶言它由無能也。任借爲壬，担任也；能力也。衺曲無能，與縱脫無行，類也。釋文引王云：「椎拍輐斷，皆刑截者所用。」章炳麟曰：「輐斷借爲刓剸，說文刓剸也。下云

魭斷，亦同此讀。」王章說皆非也。椎通作槌，所以擊也。輐本作梡，㮯木薪也。卽未析之薪也。下云魭斷，則借魭爲梡也。椎梡皆喻其無知貌也。拍本作拍，楚辭湘君篇，「薜荔拍兮蕙綢，」注曰：「拍，搏壁也。」是迫近之意也。斷，分離也。如椎之薄近，如梡之判離，正以見愼到之去知棄己而與物宛轉也。老子不尙賢，絕聖知。人間世篇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然則此又愼到之與老莊同也。魏本作巍，亦作𡾋。通作危。繕性篇曰：「危然處其所，」是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動，靜而無過，未常有罪。

實案緣於不得已，故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也。釋文曰：「爾雅云回風爲飄。」

還音旋，一音環。隧音遂，回也。」馬敍倫曰：「羽之旋，謂翔也。說文，翔，回飛也。」馬說是也。隧卽遂之俗體，古音讀如推。今俗猶謂磨轉曰推磨。推者，推移也。是遂亦有回轉之意。陸訓「遂，回也」是也。刻意篇曰：「聖人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智與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亦可與愼到事互證。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

實案逍遙遊篇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與此之所云，亦甚近矣。故曰者，蓋引愼到語也。塊，土塊也。地亦名曰大塊。老子曰：「人法地。」莊子應帝王篇壺子曰：「吾示之以地文。」僞列子黃帝篇注引向秀曰：「塊然若土也。」蓋「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南郭子綦老子皆有此境，

然爲初步。愼到其終於此境者乎？

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實案豪傑卽賢聖也。愼到非笑賢聖，而豪傑亦相與還笑之也。生人有知而死人無知，故以愼到之道爲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也。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物者怪物也。蓋司馬遷猶習聞周末學者無鬼神之說。無鬼神，則死人真無知矣。故既以爲至死人之理，遂以怪物名之耳。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

實案彭蒙之師，不詳何人。釋文曰：「窢字或作䂄，又作閾。不見觀，一本作

不聚觀。」方以智曰：「窢即閾，古文作𨵽」馬敍倫曰：「作𨵽者是也。𨵽借爲侐，說文靜也。」王念孫曰：「而，猶以也。」馬王說皆是也。其風即「聞其風而悅之」之其風也。莫之是，莫之非，則無傳之者，故其風窢寂，不可得而言也。是亦不可思議之怪物也。窢疑即或作罭之訛變。一本作不聚觀非也。王先謙曰：「常反人之意義，不見爲人所觀美」王說亦是也。惠施雖以反人爲實，而曾爲大觀於天下。若彭蒙之徒，則反人而不見有所觀，終不免於如梡之斷，與人隔絕，無連絡之關係而已。魭即黿之別體，此借爲梡也。韙，是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實案道家本宗天地之道，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語見人間世篇）非必若慎到之泠汰於物與物宛轉，恐終不免物於物而不能物物也。是彭蒙田

駢愼到之道，似是而非，故謂之不知道。然三子實礎有所聞，並非臆創，故又謂之槪乎皆嘗有聞焉。

者。

## 五　關尹老聃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實案本，謂道也。天地之德也。以道爲本，以物爲末也。不貴難得之貨，故以有積爲不足。在宥篇，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

清必靜，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知北遊篇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爲汝居。汝瞳焉如新出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綜此諸文而觀之，有可同者二事，其一，形若

槁木也其二，遊心於至陽至陰也。皆所謂澹然獨與神明居者也。然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指黃帝廣成子齧缺被衣之徒而言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

實案關尹老聃先後之次序，與宋鈃尹文同例，別詳後表。「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兩語，今哲學家所謂世界觀也。章炳麟曰：「建之以當无有者，如實空也。主之以太一者，等同一味，唯一真如也。」章說非也。自宋司馬光王安石輩讀老子首章，以常無句絕，常有句絕，明人如陶望齡等卽以「常无有」三字，分爲三截讀之，以配佛說之「如實空」。此皆不觀會通而斷章取義之過也。胡適梁啓超等猶尙承其誤，不知周秦人行文，決不如是之纖巧也。莊子此文，決非摘取老子首章之「常无」「常有」四字，而湊成此「常无有」三字也。老子書原讀「常無欲」

句絕，「常有欲」一句絕，當別論之。而莊子此文亦以「无有」二字連讀，決非以「常无有」三字分爲三截而讀之也。老莊書中凡「无有」二字相連，從无有不連讀者，如老子第十一章，凡三言「當其无有」，唐以前人讀，皆以无有句絕，其證一也。應帝王篇，陽子居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此亦以「无有」連讀，其證二也。田子方篇，孔子問至人遊乎至樂之方？老聃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所謂不失其大常，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者，卽是「建之以常无有」也。所謂天下者萬物

之所一也者，卽是「主之以太一」也。此皆卽老聃之言以爲證也。他若駢拇篇曰：「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此所謂常然六事，卽是「建之以常无有」也。所謂古今不二，卽是「主之以太一」也。知北遊篇曰：「光耀問於无有，」庚桑楚篇曰：「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列禦寇篇曰：「兼濟道物，太一形虛，」徐无鬼篇曰：「大一通之。」是可知无有者无形也。而太一者，統攝無形有形兩界者也。此「无有」「太一」兩語之塙詁也。蓋此正卽所謂天地之德也。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實案此二語，今哲學家所謂人生觀也。釋文曰：「濡，如兗切，一音儒，」是

濡有兩讀，如兗切，則讀與軟同，軟卽輭字，俗作軟，說文作耎。古書凡字之偏旁从耎从需者，多相混亂不分，則此濡者，蓋本作渜，叚爲耎者也。（水經濡水卽渜水今又變作灤可證）老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此耎弱之義也。又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此謙下之義也。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此空虛之義也。又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此不毀萬物之義也。表實者，猶言表裏也，內外也。知北遊篇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是人生處世有內外之判也。亦卽內聖外王之義也。蓋莊子論諸子，惟關尹老聃爲真能造乎內聖外王之一境，故下文頌之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箸。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實案無居者，虛也。居處古字通。呂覽圜道篇，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此道家所以爲君人南面之術也。惟虛而後物自著其形也。韓非子楊權篇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則道家法家同用此術也。虛者之動若水，虛者之靜若鏡，虛者之應若響。芴乎若亡者，所過者化也。寂乎若淸者，所存者神也。同焉者和，則和光同塵也。得焉者失，則上德不德也。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則不敢爲天下先也。漢書藝文志道家關尹子九篇，亡。今傳者僞書。其真者蓋僅留此四十四字而已。應帝王篇曰：「无爲名尸，无爲謀府，无爲事任，无爲知主。體盡无窮而遊无朕，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亦足與關尹語互明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實案此蓋約舉之詞。古人引書，每有此例也。老子曰：「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大國者天下之牝。」此皆守雌之義也。又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此守辱之義也。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實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不敢爲天下先，」皆取後之義也。證之宣十五年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國君含垢，」此固周人通語。故道家之道，所以爲常道也。

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

實案釋文曰：「巋本作魏，」魏爲巍省，巋卽巍之或體。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老子德配天地，故取虛也。又曰：「儉故能廣，」又曰：「既以與人，己愈多，」蓋財散則民聚，故重言有餘

以咏嘆之也。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爲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實案老子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是徐而不費者，謂不急急於名利也。又曰：「爲無爲，事無事；」「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是無爲者，因物之自然也。巧則多故，故笑巧也。又曰：「曲則全，枉則直；」「道者求以得，有罪以免，」是曲全苟免之義也。

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

實案老子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此以深爲根也。又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以約爲紀也。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疆，」此堅則毀之義也。又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此銳則挫之義也。

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

實案兩於字在通行文法可省言常寬容萬物而不侵削人也。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老子楚人，固周末南方思潮中之首領也。蓋寬大主義固人類文明之進步，而報復主義乃初民野蠻之恆風也。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實案博大者，亦卽寬大之謂也。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讓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故所以得真人之名者，爲其善治身也。莊子書中屢言真人。惟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

然而來而已矣。」田子方篇，仲尼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刼，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變於己；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乎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己愈有。」此兩言眞人合之老子言行，甚符合也。眞人卽至人，已見前論。然天人神人至人聖人皆以修眞爲歸，則是眞人者，殆又可謂爲一共通之名詞也。况謂爲眞人而又加稱之曰博大眞人，疑幷合大人眞人而稱之。則陽篇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是大人固在聖人之上。至亦訓大也。是大人卽至人矣。合而稱之，故有可曰至聖者，又可曰博大眞人歟。

## 六 莊周

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實案，芴忽古字通。漠者，猶言寂寞也。齊策曰：「无形者，形之君也。」累言曰變化，單言曰化，謂死生之化也。神明，謂魂魄也。知北遊篇曰：「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是人死歸於无形，不歸於有形。故曰：「萬物畢羅，莫足以歸」也。至樂篇曰：「天无爲以之淸，地无爲以之寧，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從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故莊子妻死，方箕踞鼓盆而歌。由此觀之，可知所謂古之道術，即大宗師篇所記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子桑戶孟子反子

琴張之徒也。子桑戶孟子反皆爲孔門所稱，琴張則孔子弟子也。然則莊子固孔徒之流裔也。雖其詆訾孔子，比諸呵佛罵祖。然寓言篇，莊子自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吾且不得及彼乎？」則其心折孔子，固至深矣。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不以觭見之也。

實案莊周別詳後表。謬悠，荒唐，皆疊韻連語，連語與單語，其義一也。荒蓋借爲謊。說文曰：「謬，狂者之妄言也。」「謊，夢言也。」如子桑戶琴張之徒，皆狂者也。且莊子書固屢言夢矣。端假爲耑，耑頭緒也。崖，崖畔也。齊策曰：「无端者，事之本也。」儻，倜儻也，遠也。原作「而不儻」釋文曰：「而儻，丁蕩反。」一無不字，今據更正。觭奇通，怪異也。莊子以子桑戶琴張等狂者

所爲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有遠識，不以奇怪詭異視之也。蓋認以爲死生變化者，天地間之恆事，固無足怪也。此莊子解決生死大海所取之方法也。舊以此「謬悠之說」五句，專屬諸莊子之書而言，則與下文「以卮言爲曼衍」三句，複沓難通矣。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

實案屈原卜居曰：「世人皆濁我獨清。」屈莊皆南方思潮之代表。故其人生觀相接近歟？莊語者，猶正言也。釋文曰：「莊，正也。一本作壯，端大也。」莊壯同聲通用字。

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

實案寓言篇釋文曰：「卮音支，字略云，卮圓酒器也。王云夫卮器，滿卽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已無常主者

也。司馬云，謂支離無首尾言也。」如王說，則巵假爲觚器之觚。如司馬說，則巵假爲支，司馬說爲長。章炳麟曰：「巵言者，圓言也。」是依字略爲說也，然非也。莊子固嘗言支離，未嘗言圓也。人間世篇曰：「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則是巵言者，訓爲支離之言，正所以窮年也。巵支通用，古人之文，往往在同一書中，其義同而用字不必同也。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釋文曰：「曼衍，司馬云無極也。」秋水篇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釋文曰：「反衍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爲一家。」蓋漫衍，反衍，畔衍，同一疊韻連語，正與俗語曰「蔓延」不異也。以支離之言爲蔓延無窮，其義甚明也。若云以圓言爲蔓延，則不辭矣。重言者，借重於耆舊故老之言。故莊子書中往往有眞歷史存在也。寓言者，寄託之言也。俱詳寓言

篇。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

實案天道篇曰：「天地至神。」知北遊篇曰：「精神生於道。」是天地之道，卽天地之精神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是與天地之運行，同其遷流也。在宥篇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刻意篇曰：「精神四達並流，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同帝。」皆其義也。傲倪與敖睨同，驕矜也。文選郭璞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是也。於字在通行文法可省，言雖至貴而不輕視萬物也。

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實案說文曰：「譴，責問也。」是不譴是非者，猶言不責問是非也。齊物論

篇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蓋至人無己，故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而不問是非。此道家之處世哲學也。

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實案瓌瑋，連犿，皆疊韻連語。瓌，說文作瑰。瑋，說文作偉。瓌借爲傀，傀者大也。成玄英曰：「瓌瑋，宏壯也，」是也。釋文曰：「犿，本亦作抃。」說文作拚，形變作抃，又訛作犿也。連抃與連卷，連娟，實爲同義。上言瓌瑋宏大，而下言連娟婉好無傷，相對待而見意也。參差者，有卮言有重言，有寓言，虛實錯落不齊也。諔詭，齊物論篇作弔詭。弔諔假古音同通用，善也。詭恑通，變也。故弔詭者，猶言善變也。德充符篇李注曰：「諔詭，奇異也。」惟善變而後奇異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无終始者爲友。

實案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是充實於中而不能已於言也。造物亦曰造化，謂陰陽也。達生篇曰：「物之造乎不形，」陰陽有氣而未有形也。太宗師篇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此外生死之解也。山木篇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此无終始之解也。秋水篇曰：「道无始終，物有死生。」互言之，亦卽是道无死生，物有始終也。故外生死无終始者，卽得道之人也，大宗師篇，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跰躃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

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子犂往問之，……倚其戶而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往而不可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孔子曰：「……彼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俱可與此文互明也莊子惟與若輩爲友，故身亦踐行焉。至樂篇「莊子妻死，方箕踞鼓盆而歌。」列禦寇篇：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皆其證也。

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實案天道篇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故此於本於宗二者，卽此天地之德也。辟闢通，釋文曰：「稠音調，本亦作調。」適古音如嫡，適亦訓調也。是調適雙聲連語一義也。蓋猶言調達也。遂，成也，上遂者，猶言上成也。殆指莊子已詣天人之最高境而言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實案兩於字在通行文法可省。應化，謂應答化象也。解物，謂解釋物理也。

蛻脫通，不蝎不蛻者，皆未盡之義也。齊物論篇曰：「必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而亦有不芒者乎？」則陽篇曰：「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觀之末，其來无止。」俱可與此文互證也。

# 七　惠施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

實案墨子貴義篇，「墨子南游使衞，關中載書甚多，」關扃雙聲通叚，謂車上有關制之使不動，是古人載書用車也。惠施多嫻方術，書積五車，不若他家但聞古昔一類道術之單純也，故其道舛駁矣。郭慶藩曰：「舛駁，司馬作踳駁。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踳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同也。舛踳僢字異而義同。」郭說是也。中，當也。不中，謂不當也。呂覽愛類篇曰「惠子之學去尊，」與莊子「配神明，醕天地」之說，大有逕庭，故詆其不中矣。

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

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實案此厤物之意，卽惠施去尊之學說也。漢書藝文志名家惠子一篇。厤物者，或卽一篇中之分篇名，亦未可知。釋文曰：「厤，古歷字，本亦作歷。」說文曰：「厤，治也。」是厤物之意者，蓋舉其治物之大意也。然細審所舉，當分兩大段，前四事爲一大段，後六事爲一大段，而各冠以「謂之」「此之謂」字樣之界說，其文字上之分立，甚明白也。然名家言與他家學說不同，名家自有方法，非明其法，則不易明也。下文言惠施「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故惠施十事，與桓團公孫龍等二十一事，無不與恆言相反，而別求勝義也。然名家所爭者名實也。故荀子解蔽篇曰：「惠施蔽於辭而不知實，由辭之謂道，盡論矣。」儒效篇曰：「若夫充虛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充，盈也，施，移古字通，易，猶言換也。謂盈虛相移

易，與堅白異同之分隔，共爲一事也。而正名篇又有「用名以亂名」「用實以亂名」「用名以亂實」三科者，則皆所爭名實必然之結果也。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夫必「合同異，離堅白」而後能「然不然，可不可」也。然不然可不可者，卽所謂「以反人爲名而欲以勝人爲實」也。故夫所爭者名實也，而其所用以爭之方法，則在於移易分隔也。移易則可合，分隔則可離，故史記自序所謂：「名家苛察繳繞，」漢書藝文志所譏「名家鉤鈲析亂，」曰繳繞，曰鉤鈲，類也；亦卽合也，謂鉤連而鈲破之也。曰苛察，曰析亂，類也；亦卽離也，謂離析而擾亂之也。故夫名家自有法，可知也。茲依名家法，以解決名家言。惠施十事，當分兩大段。

第一段

大小一體之觀念，一事爲界說，二事三事四事則皆舉證也。然皆實可能而名不可能，故荀子舉其三事之「山淵平，」而斥爲用實以亂名矣。

（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實案此明大小一體之界說也。謂物之至大者曰大一，謂物之至小者曰小一，則是大小齊一而平等也。蓋卽惠施去尊說之第一原理也。下文言无厚與千里也，天地與山澤也，日與物也，皆大小齊一之舉證也。秋水篇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則陽篇曰：「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道儒兩家差別之觀念，不必與惠施同也。故「大一」「小一」兩名詞，明皆出於惠施之創立也。

（二）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實案此由小而大之一體，成今幾何學上之所謂體也。无厚卽小一也。知北遊篇曰：「秋毫爲小，待之成體，」此道家差別之觀念，不必與惠施同也。養生主篇曰：「刀刃者无厚，」此无厚之解也。然刀刃，秋毫，類也。故淮南子說山篇曰：「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測者猶言測算也。故此言不可積，積亦猶言積算也。凡至微之物，淪於无形，則充虛相移易，一轉移間而茫無畔岸，約舉言之曰千里，故曰：「其大千里」也。然而此實也，在名則不能如是言也。故實可能而名不可能也。荀子修身篇曰：「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呂覽君守篇曰：「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荀呂雖皆極力抵排，而固未嘗不許其察辯也。韓非子問辯篇曰：「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此足明察辯必歸

於去尊，斷不容於專制之國矣。秦毓鎏曰：「如空氣之類，雖无厚可積，然而至大。」此乃誤由未知空氣不足以當无厚之解，今人言空氣，卽古人之言无形耳。

（三）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實案此由大而小之一體，成今幾何學上之所謂面也，知北遊篇曰：「六合爲巨，未離其內，」此道家差別之觀念，不必與惠施同也。卑比雙聲通用字，謂親比也。天卽大一也，至大无外而地與之比，山澤依類相從，皆以充虛相移易而可各得其平也。然而此實也在恆言天尊地卑，山高水低，不能言比言平也。故實可能而名不可能也。荀子不苟篇曰：「山淵平，齊秦襲，……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正名篇曰「山淵平，情欲寡，……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則荀子雖斥其亂名，而固未嘗

不與其用實也。或據地球本是圓形，其面無高下可言。此亦今人之言，在古人之意未必如是也。胠篋篇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此亦道家取喻，偶合不必與惠施同也。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實案此通合大小之一體，成今幾何學上之所謂線也。日大而物小也。方中方睨，方生方死，尤充虛相移易事實之至顯著者。然而在名則無可以言也。在名乃言中則中，言睨則睨；言生則生，言死則死。不能同時言中睨，同時言生死也。故亦實可能而名不可能也。田子方篇仲尼曰：「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終。」齊物論篇亦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然而惠施

不必與孔子莊子同者，惠施但知物，而孔子莊子知化；惠施但知知，而孔子莊子知不知；是其異也。西儒額拉吉來圖曰：「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殆所見與惠施同科歟？

第二段

同異一體之觀念，五事界說，六事七事八事九事皆舉證，而十事則總結兩段之斷案也：然六事七事皆實可能而名不可能，八事九事皆名可能而實不可能，蓋兼有荀子所詆之「用名以亂名」「用名以亂實」兩科矣。

（五）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實案此明同異一體之界說也。同異而仍統以大小，則是始終以大小對舉而一貫之也。大同而與小同異，則是於同中求異也。萬物畢同畢異，則

是又於同中求異也。兩於同中求異，則是本同也。本同而自無差等可言，蓋卽惠施去尊說之第二原理也。下文之南方與連環兩條則同者異之；今日與我知兩條，則異者同之；皆同異一體之舉證也。荀子正名篇曰：「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大共名者大同也。大別名者，小同也。此「大同」與「小同」異之解也。德充符篇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共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皆一者，萬物畢同也，肝膽楚越者，萬物畢異也。此萬物畢同畢異之解也。畢者盡也。畢同畢異者謂盡同盡異也。然道家儒家差別之觀念，未必與惠施同也。「小同異」「大同異」兩名詞，亦明出於惠施之創名也。

（六）南方無窮而有窮。

實案此舉方位之同而異之也。無窮則混於大同，故爲同也。有窮則此疆彼界，故爲異也。夫旣名曰南方，則名雖無窮，而實已有窮，然實可能而名不可能也。墨子經說下篇曰；「南方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是惠施之說，墨經已啓其端緒也。或以今日地球南半球之方域有限者釋之，則古人之理想而今日已見諸事實也。

（七）今日適越而昔來。

實案此舉時日之異而同之也。今昔，異也。而皆於適越，同也。夫適越，遠行也。不能一日而至，故今日適越，須統起程時之昔日而計之。然而實可能而名不可能也。齊物論篇曰：「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道家

因是因非。不樂欲如名家察察之辯，故爲此言也。或引周髀算經曰：「東方夜半，西方日中」故可釋之曰：在東方人今日適越，在西方人則謂之昨日起程也。然以惠施居中國，而言適遠方之越，自非一日之程可到，正不必依周髀作解也。

（八）連環可解也。

實案此舉一物之同者而異之也。連環始終如一，同也。而解之，是異也。然連環之解，名可能而實不可能也。兒說者，名家也。呂覽君守篇曰：「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此名家法也。故若齊策載秦始皇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此非名家事，不可幷爲一談也。秦毓鎏曰：「以連之之法解之，可連卽可解也。」然秦說誤也。若玉連環者，名爲連而實未嘗連之，則何以解之哉。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實案此舉天下之異者而同之也。燕之北，越之南，異域也。舉異域而同之者，人類莫大之偉業也。然亦名可能而實不可能也。或以地球圓形，無適而非中者釋之，然古人非有此知識也。況今日燕北越南爲天下之中央，與燕南越北爲天下之中央二者之較，相差懸殊，固不可以同論哉？

（十）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實案此同心物之異，而爲厤物之意之結論也。秋水篇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是人固物也。達生篇曰：「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則陽篇曰：「天地者，形之大者也。」是雖天地，猶且離於物者無幾也。申大小同異一體之旨，故曰：「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齊物論篇亦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然而惠施與莊周不同者，則汎愛

之過也。此不可不察也。德充符篇，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烏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烏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此兩人爭執之一段公案，不可沒也。氾愛者卽兼愛也。天運篇，老子曰：「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在宥篇曰：「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此道家不尙氾愛之證也。只爭此一著，而差別懸殊。韓非子七術篇曰：「惠施欲以齊荆偃兵，」故惠子與墨子同歸而不與莊子同道也。不僅唯是，呂

覽審應篇，公孫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應言篇亦有公孫龍偃兵之說）然則雖公孫龍亦與墨子同歸也。其唱兼愛偃兵同也。而墨辯之斷然出於墨子，決非墨家之別派，不又較然大明哉！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實案此者，指上文兩段而言，第一段大小對舉，第二段對舉而仍統以大小，合言之則卽爲大觀也。則陽篇，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虛言與？」曰：「臣請爲王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无

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是則大人超過聖人，而戴晉人之善喻，原與惠子之善譬，同道也。說苑善說篇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可證呂覽不屈篇稱「惠施以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大術者非他，卽大人之術也。亦卽此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之大術也。竊疑莊子此引惠施歷物之意兩段，皆卽惠施大術之內容重要條段也。蓋當時辯者猶不過離堅白，合同異，近於瑣碎。特至惠施乃更進一步而統合大小，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其所以爲大觀於天下者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

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物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實案此二十一事者，皆天下之辯者所爲也。荀子不苟篇曰：「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天下篇言「桓團公孫龍之徒。」則此天下之辯者，總包當時之辯者在內。僞列子仲尼篇引七事，專屬之公孫龍，僞書固不足據也。二十一事者，自「卵有毛」至「丁子有尾」六事，多屬於合同異之類，皆詭辨也。自「火不熱」至「一尺之捶」云云十五事，多屬於離堅白之類，則不爲詭辯而科學之精神寓焉。故可分爲兩組而論之。

第一組

凡六事，以其第二事，見公孫龍子有明文，而推知凡六事，當皆合名實而通言之，致成此詭辭。與佹詩詭諫不可同論 蓋合同異之類，其當荀子之「用名以亂實」及漢書藝文志之所謂鉤鈲者與？

（一）卵有毛

實案墨子大取篇曰：「以類取，以類予。」類固名家法也。鳥獸爲類，恆言謂鳥獸，名也。鳥有卵，獸有毛，實也。合名實而通言之，則可曰「卵有毛。」然詭辭也。釋文引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說亦近是，特尙未明其法耳。

（二）雞三足

實案公孫龍子通變篇曰：「謂雞足，一；數雞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此條幸賴公孫龍子尙有明

文可據，不然，幷他條亦難通矣。夫謂雞足一者名也。數雞足二者實也。合名實而通言之，則可曰雞足三。雞足三，卽「雞三足」也。然詭辭也。又若堅白論曰：「堅白不相外，藏三可乎？」呂覽淫辭篇引作「藏三牙，」牙爲耳字形近之誤，孔叢子作耳，可證。耳，語詞。非耳目之耳也。或以喻此雞三足者非也。釋文引司馬曰：「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三足也。」此以意附會之說，非名家法也。

（三）郢有天下

實案夜郎自大者，莫不以其國爲天下，而必言「郢有天下」者，自當稍有其事實也。名家所爭者名實也。故言天下有郢，以大名統小名者，實也。一轉而言郢有天下。以小名統大名，二名換位者，名也。當因周末人言中國天下二名詞，有甚嚴之界別，天下篇尚曰：「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

國者，」中國指諸夏而言，天下則兼該楚而言。楚都於郢，遂謂「郢有天下，」然亦詭辭也。羅勉道曰：「郢本侯國，而稱爲王，是有天下之號。」此未審周末人用語之肊說也。

（四）犬可以爲羊

實案犬羊爲類，恆語謂犬羊，名也。犬是犬，羊是羊，實也。就名實而通言之，則「犬可以爲羊，」亦詭辭也。夫趙高指鹿爲馬，而弒秦二世，則詭辭之爲禍，烈矣哉！或曰：「當名約未定之時，呼犬爲羊，稱白爲黑，都無不可。」然辯者皆生於約定俗成之後，則此說未爲當也。

（五）馬有卵

實案鳥獸爲類，名也。鳥有卵，馬獸屬，實也。合名實而通言之，則可曰：「馬有卵，」亦詭辭也。或曰西國動物學家言脊椎動物之子，不論大小，統謂

之卵也。然此蓋據成胎始於卵珠之說非古人之所知也。

（六）丁子有尾

實案丁釘古今字，丁字篆書，正象釘形。上象頭，下象足，今俗語猶然，本無尾也。然因蟲有象釘形而名曰丁子者，遂緣附而有尾矣。成玄英曰：「楚人呼蝦蟆爲丁子。」埤雅曰：「科斗，一名丁子。」當以埤雅之說爲長。顧況露竹青杖歌曰：「浮漚丁子珠聯聯」可證。蓋科斗甚似丁形而有尾，合本名喻名而通言之，則可曰：「丁子有尾，」此亦詭辭也已。洪頤煊曰：「丁子，當是孓孑二字之譌。」章炳麟曰：「丁子，蓋頂趾之借。」此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第二組

凡十一事，以其第十事第十一事第十五事第十七事第十八事第二十

一事，見公孫龍子及墨經，皆有明文，而推知凡十一事，皆言名實不相侔之事。其當荀子之「用實以亂名」「用名以亂名」二科，及漢書藝文志之析亂者與？

（七）火不熱

實案火不自知其熱，待人之以爲熱而後熱，故曰火不熱也。秦毓鎏曰：「知火之熱，由於我之有覺。若我無覺，安知火熱。故熱在人，不在火也。」秦說是也。蓋充辯者之旨，可以赴湯蹈火而不顧，故墨辯著而墨徒勇，誰謂辯者之無益於人哉？達生篇曰：「至人入火不熱。」此亦其事實矣。

（八）山出口

實案山本不自名爲山，出乎人之口呼以爲山。且出乎人之口呼以爲某山某山，而後名爲某山某山。故曰：「山出口」也。然則充辯者之旨，亦可

以蔑視泰山之大而不顧也。釋文引司馬云：「呼於一山，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於耳。形與聲並行，是山猶有口也。」荀子不苟篇「入乎耳，出乎口」楊倞注引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口耳也。」當亦即司馬之說，蓋俱未達名家本旨也。

（九）輪不蹍地

實案釋文曰：「蹍本作跈，」皆即趁之別體。訓履也。徐无鬼篇曰：「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足如是，輪亦如是也。輪恃其所不蹍者而後善轉，故曰：「輪不蹍地」也。由機械而觀之，輪不能自蹍，受他力之牽率，而後能蹍也。秦毓鎏曰：「非輪輾地，地吸輪也。地無吸力，則輪離地別去矣。」秦說理無二致，特非古人之所知耳。成玄英曰：「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途未至，徐卻前後，更無蹍時。」此禪機

之談，豈可與名家言混而爲一哉！

（十）目不見

實案公孫龍子堅白論曰：「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是與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無二理也。故目者，亦恃其不見者而後見，故曰：「目不見」也。醫者之療病，培補元氣，而耳目自聰明，深得此旨哉？釋文引司馬云：「目不夜見非暗，晝見非明，有假也。所以見者明也。假光而後明，故目之於物，未嘗有見也。」此與公孫龍子之說不合，當非名家本旨。

（十一）指不至，物不絕。

實案今本作「至不絕」，僞列子引公孫龍云：「有指不至，有物不絕，」正作「物不絕，」今據更正。公孫龍子指物篇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物無可以爲物。」齊物論篇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荀子正名篇亦有馬非馬語）然則指物二者相連，未可分爲二事也。蓋指以其不至者爲至，物以其不絕者爲絕也。絕者各個分離之謂也。物物各有相互之關係，而又各個獨立，故以不絕爲絕也。世說新語，文學篇，客問樂令曰：「指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那得去。」此正是「指不至」之實驗也。劉孝標注曰：「夫藏舟潛往，交臂恆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劉解近於禪談，名家本旨或不盡然也。若夫物不絕者。即惠施言「物方生方死，」今人言「物質不滅」也。道家亦言

「彼是方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然名家在於逐物實驗，道家在於悟徹空理，蓋其異也。

（十二）龜長於蛇

實案說文曰：「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爲雄。」是龜蛇之關係甚密，故連類而及也。王道煌曰：「龜之伸縮力，强於蛇，故同等之龜蛇相較，則龜長於蛇也。」王說非也。龜蛇之多，各有長短不等，不能限於同等相較者明也。夫龜智而爲人所寶，故雖短而長；蛇毒而爲人所殺，故雖長而短，是辯者之愛智而存仁也，情見乎辭矣。司馬曰：「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此說亦無二理至若俞樾曰：「此卽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之意」則非也。道家超絕念想之言，豈可與名家拘囿於名實者，幷爲一談哉？

（十三）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實案矩不能自爲方，規不能自爲圓，而用之爲方圓者，在人不在規矩也。二事理本同一，特變詞言之，故曰：「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釋文引司馬云「矩雖爲方而非方，規雖爲圓而非圓」其說殊與文旨不相應也。

（十四）鑿不圍枘

實案釋文曰：「鑿，曹報反。枘，如銳反。」成玄英曰：「鑿者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枘入鑿中，木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宣穎曰：「枘自入之，鑿未嘗圍之。」成宣說俱未諦也。鑿枘之相遇由人，而鑿與枘相逼，尤待人用斧擊之而後愈逼愈緊，此人事而非鑿之事也。故曰鑿不圍枘。」秦毓鎏曰：「鑿枘人爲，不能適合無間，」秦說近之矣。

（十五）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實案墨子經下篇曰：「景不徙，說在改爲。」經說下篇「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胡適曰「如看活動寫真，雖見人物生動，其實都是片片不動之影片也。影已改爲，前影仍在原處，故曰盡古息。」秦毓鎏曰：「光蔽於鳥而成影，影待鳥而動，未嘗自動也。」胡秦說皆是也。飛鳥之影不動之理由甚爲簡單。鳥影嘗隨鳥而生，鳥動而影隨鳥，固未嘗動；故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十六）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實案郭慶藩曰：「鏃爲鍭字之誤。侯，隸書作矦，字形相似，故鍭矢之字，多誤爲鏃。鶡冠子世兵篇『發如鏃矢』鏃本或作鍭，」郭說非也。此既云鏃矢之疾，則自取其疾速，未可據彼以改此也。說文曰：「鏃，利也。」呂覽貴卒篇，「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高誘注曰：「鏃矢輕利也。小

曰鏃矢，大曰篇矢，」是作鏃不誤之證也。矢之急疾，過物而止，是不行也。然勢有不能止，往往沒石飲羽，是不止也。故曰：「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釋文引司馬云：「形分止，勢分明。」其說是也。王道煌曰：「如矢達的，堅不能入，勢必反卻。此卽不行不止之時。」則以反卻爲解，亦一說也。

（十七）狗非犬

實案墨子經下篇曰：「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此與「白馬非馬，」「殺盜非殺人，」同類也。今世俗之識狗者，亦有狗非犬之辨。比諸法律，「殺盜則可，殺人則不可。」亦名家審核形名之談也。由今論理學而言之，則犬爲全稱，狗爲特稱。爾雅釋畜曰：「犬未成豪，狗。」此狗小名，屬於犬大名之證。

（十八）黃馬驪牛三

實案黃馬驪牛，離析之而爲四，曰黃曰驪曰馬曰牛，是也。今乃三而不四者，魏策曰：「驪牛之黃也似虎。」蓋驪爲黃黑雜色，非正色也。故公孫龍子通變篇曰：「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蓋名家不以驪色爲正舉，故不舉，而但以黃與馬與牛離爲三也。釋文引司馬云：「牛馬以二爲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其說似猶未得要領也。

（十九）白狗黑

實案黑白二色，最爲顯著，古語恆稱「別黑白而定一尊」，離白則必得黑，離黑則必得白。呂覽察傳篇「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是黑白顚倒，取喻於狗，世間名言之恆事，故曰：「白狗黑」也。釋文引司馬

曰：「白狗黑目，亦可爲黑狗，」殊嫌不詞。
（二十）孤駒未嘗有母
實案人類有情母死而知念母；畜類則母生而知哺其乳，母死則茫然不知矣。故曰「孤駒未嘗有母。」蓋名家以寓兼愛之旨深矣。釋文引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李說未諦。釋文又云：「本無此句，」蓋別本之不善者。
（二十一）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用之不竭。
實案墨子經下篇曰：「非半不斮，則不端，說在端。」梁啓超曰：「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曰：『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卽此義也。端者點也。前後雙方斮取，則其點必在中，故斮半則中無動也。無不可斮；何以故？其一常在故。」梁說是也。洪邁容齋隨筆曰：「但取

其半，雖碎爲塵埃，餘半猶存，謂爲無窮可也。」蓋此在算術上之事實甚明也。此名家言也。若夫知北遊篇曰：「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秋毫之端，而可析得其萬分之一。此道家超絕念想之言，胡可與名家言併爲一談哉。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實案終身者，謂終惠施之身也。徐无鬼篇惠子曰：「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鎭以聲，而未始吾非也。」秉卽公孫龍，龍字子秉也。蓋辯者甚衆，而僅云桓團公孫龍之徒者，舉其著者而言也。桓團，僞列子作韓檀，桓韓、團檀，皆同部通用字也。桓團事不可考，而公孫龍之言行，則頗著也，公孫龍不但以白馬非馬之論，蜚聲當世；又且以兼愛偃兵之說，周

遊列國之間。呂覽審應篇對趙惠王語應言篇對燕昭王語前已言其與惠施同歸墨子之學矣。淮南子詮言篇曰：「公孫粲於辭而貿名，」與惠施蔽於辭而不知實，亦正同病。然其遭遇，則遠不如惠施也。豈以惠施大術之愚，爲天下笑，而公孫龍遂亦其蒙其殃耶。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吾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此公孫龍之見擯於道家者，一也。呂覽淫辭篇，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

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 牙字皆即耳字之誤說已見前 此公孫龍之見擯於儒家者二也。史記平原君傳曰：「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

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此公孫龍之見擯於陰陽家者三也。自僞孔叢子載「藏三耳」之事，而溫公通鑑採之，世儒但知公孫龍爲儒家所擯者，倘非其全也。大抵道儒兩家皆不甚以辯察爲重要。寓言篇，孔子曰：「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是則雖辨而當，猶不足以服人之心。與莊子此言「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可互明也。又觀鄒衍所譏，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云云，則是魯勝墨辯序，謂惠施公孫龍祖述墨子辯經，而實與墨子不貴文辯之本旨，微有不同，豈末流變本而加厲邪？蓋自是而墨名兩家皆浸衰矣。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

實案與人之辯者，謂參與人之辯論也。儀禮士虞禮篇「主人不與，」鄭

注曰：「古文與爲豫，」故與豫通，亦通預也。兪樾曰：「柢氐通。史記秦始皇本紀，『大氐盡畔秦吏，』正義曰：『氐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卵有毛雞三足以下皆是。」兪說是也。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實案此述惠施之自賢。曰者，引惠施之語也。施者，惠施自名，如外物篇，莊子自名周，是其例也。存問也；察也。雄，蓋謂辯者之雄也。周書周祝篇「維彼大心是生雄，」孔注曰：「謂雄傑於人也。」老子「知其雄，」王注曰：「雄，先之屬。」漢書東方朔傳「其滑稽之雄乎？」顏注曰：「雄，謂爲之長帥也。」皆其證也。惠施自以爲最賢，故提出「天地」一大問題，曰天地其壯盛乎？然施存問諸雄辯者而無術。蓋詆諸雄之無能，而自詡其能也。故下文接以「南方畸人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而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上下文義正一貫也。釋文引司馬云：「惠施惟以天地爲壯於己也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殊失其旨。諸家說亦多未安。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

實案南方者蓋謂楚也。釋文曰：「倚本或作畸。」郭慶藩曰：「倚當作奇，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字或作畸，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李頤云，畸，奇異也。」郭說是也。徐廷槐曰：「戰國策載魏王使惠子於楚，楚中善辯者如黃繚輩，爭爲詰難。」徐說存參，今檢戰國策無此語也。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者，屈原嘗作天問，豈此固南方人之特長邪？以反人

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者，鄒衍云：「彼辯者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則明爲辯者之爭勝，而反以正辭爲不取也。若道家則「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天道篇老子語 循其自然而已。適借爲嫧，齊也善也宜也。與衆不適者，呂覽不屈篇曰：「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是其驗也。太抵自賢而好勝者，必與衆不適者也。故惠施之得與辨者相應，以終其失敗之身世，殆猶有天幸也。

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何庸？

實案說文曰：「隩，水隈厓也。」「澳，隈厓也。」是隩澳實同字也。此當借爲溷，溷隩一聲之轉，濁也。隩澳皆从奧聲，聲同義通，廣雅釋詁曰：「澳，濁也。」文選典引注曰：「奧，濁也。」故其塗隩者，猶言其塗溷也。天下所以

沈濁者由物也。天地之道者，猶言神明之德也。庸，功也。比惠施之能於一蚉一蝱之勞，故曰其於物也何功。蓋道家貴乘物以遊心，不能乘物而物於物，則將爲物所累，而亦衷於物矣。宜乎莊生比惠施於蚉蝱哉？

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實案一者，蓋謂一曲之技能，承上文惠施之能而言也。齊物論篇曰：「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如庖丁解牛，痀僂承蜩，梓慶削鐻，大馬捶鉤之類，皆能充一者也。充一句絕，尙可曰愈句絕，舊解多誤。曰爲一聲之轉，古曰爲二字通用，見經傳釋詞。愈愉同字，爾雅釋詁曰：「愉，服也，」蓋言充其一能之長，尙可爲人悅服；若知貴道，則更近矣。幾，近也。劉師培曰：「散於萬物而不厭，散乃殺訛。齊物論篇，樊然殺亂，釋文云郭作散，郭本

殺恆謂散、斯其明徵。」劉說改字，殊可不必。釋文於此不出散字，則別本亦無作殺者明也。況與下文云「惠施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文義相應，則自當以作散爲長也。知北遊篇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値，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道也。惠施不能充一，又不知貴道以自寧，徒糜散精神於萬物而不知厭倦，終於獲得善辯之名。然則惠施乃傾向於唯物，而絕無厭世觀念者歟？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實案才者質也。徐无鬼篇，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

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此可證莊子深惜惠子之才也。大宗師篇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然則天下篇舉百家之鉅學，始贊墨子才士，終惜惠施之才，其皆以二子有聖人之才，而未得聖人之道歟？墨子啓辯談，說書從事，三科之基，惠施則爲辯談之雄。有爲若是，猶且不足以得无爲之道，而天下篇結束莊子全書之旨，愈可覩矣。駘蕩雙聲連語。文選謝元暉直中書省詩注引司馬云：「駘蕩，猶放散也，」是也。得叚爲中，當也，古音得中一聲之轉也。響者，回聲也。有聲而後有響。聲之有響，猶形之有影也。不止聲以息響，而窮響以聲，不可得也。雖然，由今觀之，惠施之逐物，乃甚近唯物主義。而莊子之論，編傾於唯心主義，古今學術之升降何窮，莊子一人一時之倡說，豈遽能爲千古之定論哉？

# 附考六家諸子擬年表

墨翟　名翟，姓不可考。魯人。（孫詒讓墨子閒詁）蓋居於魯之北境泰山下。（墨子備梯篇禽滑釐事子墨子三年，子墨子乃管酒塊脯，寄於泰山，滅茅坐之）古者謂無文曰墨，禹師墨如，（潛夫論讚學篇）墨翟祖禹，其源遠矣。墨，黑色也；故禹有天下，色尚黑執玄圭。老子知白守黑，滌除玄鑑，慈儉爲寶；故墨子亦閒稱誦老子語。（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句）凡墨子非儒篇詆孔子陳蔡之厄事，及耕柱篇譏孔子答葉公語爲不合，當皆出於事後追評。惟耕柱篇又有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而墨子弟子禽滑釐嘗受業於子夏。管黔潡亦墨子弟子，卽禮記檀弓篇之黔敖，曾子嘗論其不食「嗟來之食」事。然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生於周敬王十二年，至魏文侯二十五年，受經於子夏，當周安王二年，（魏世

家在此年六國表在文侯十八年時子夏已百有八歲矣。曾子更少於子夏二歲，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喪明。」而檀弓篇載曾子責子夏哭子喪明，有「女退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語，則是曾子者，當亦壽考百餘歲人也。蓋墨子或尙後於二子三四十年，故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以老辭。明惠王表示以己之老，必對於墨子之壯年而不能用也。至若親士篇言「吳起之裂」，墨子書中，自當以此爲最後之紀事，亦無可疑義。故茲從孫詒讓墨子年表，張純一墨子閒詁箋雖反駁孫書而實不及孫說之精審自周定王元年至周安王二十六年，略當西紀元前四六八——三七六年間。

禽滑釐　姓禽名滑釐，漢書古今人表作禽屈氂。亦作滑黎作骨釐皆同音通用字呂覽當染篇曰「禽滑𩩲學於墨子。」𩩲當爲釐之訛。墨子公輸篇載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使禽滑釐等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

寇。」渚宮舊事，列此事於楚惠王之五十年以前，則禽滑釐或少墨子纔十歲耳。列子楊朱篇有禽子與楊朱問答語，然僞書不足據。史記儒林傳曰「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吳起之殺，墨子猶及見之；假以禽滑釐之死，或與墨子相齊。故茲擬禽滑釐年世，自周貞定王元年至周安王二十六年，略當西紀元前四五八——三七六年間。

相里勤　姓相里名勤，墨師也，（釋文引司馬彪說）然相里勤之弟子與南方之墨者爲對待，必相里勤爲北方之墨師也。元和姓纂引韓子曰「相里子，古賢也。著書七篇。」今韓非子無此文，漢書藝文志亦無相里勤書。其年世或與墨子相接。

鄧陵子　蓋以居地爲號，與鬼谷子同例。元和姓纂曰「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鄧陵子著書見韓子。」今韓非子亦無此文。韓非顯學篇，「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八儒多孔子弟子，則相里氏伯夫氏鄧陵氏三墨，（今本作相夫氏，元和姓纂二十陌引作伯

夫氏，茲據更正）當亦同例。然莊子言「至今不決」，似五侯鄧陵子之屬，皆與莊子年世相及。

宋鈃　姓宋名鈃，宋人。（莊子釋文孟子趙岐注荀子楊倞注）鈃亦作牼作榮，皆一聲之轉。孟子告子篇，宋牼以秦楚搆兵而將見秦楚之王，與孟子遇於石丘，孟子稱之曰先生，則是宋鈃年長於孟子也。張宗泰孟子諸國年表，推定此秦楚搆兵，在楚懷王十七年。（見焦循孟子正義引）孟子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萬斯同謂其說可信。（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略同）則楚懷王十七年，當周赧王之三年，時孟子年適六十歲也。假定宋鈃長於孟子十年左右，故孟子以先生稱之，則宋鈃年七十歲矣。故茲擬宋鈃年世，自周安王二十年，至周赧王十年，略當西紀元前三八二——三〇五年間。

尹文　齊人。（呂覽正名篇高注）或曰尹文複姓，（廣韻注）列子周穆王篇有尹文先生，然僞書

不足據。漢書藝文志名家，班固自注曰「尹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則名家之先輩也。（容齋續筆十四引劉歆說尹文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此洪氏有誤不足據馬敍倫謂其取僞仲長統尹文子敍而訛爲歆說蓋致塙）劉向曰「與宋鈃俱遊稷下，」考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千百人。」尹文宋鈃遊稷下，當俱在此時。然呂覽正名篇曰「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則尹文下及湣王之世矣。湣王十二年，方爲楚懷王之十七年，故宋鈃後於尹文。假定尹文見齊湣王，在湣王初年。而尹文既爲宋鈃之師，必較長於宋鈃若干年。故茲儗尹文年世，自周安王十年，至周愼靚王四年，（齊湣王七年）略當西紀元前三九二——三一七年間。

彭蒙　他書無徵。今本尹文子大道篇有彭蒙語，僞書不足據。史記孟荀列傳謂

田駢愼到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莊子乃言田駢學於彭蒙，豈蒙爲當時之黃老大師耶？蒙既爲田駢師，或亦遊稷下。年事必較長於駢，假定十年以長，其年或與宋鈃相齊。而稷下之盛遊，或下及齊湣王初年。故茲擬彭蒙年世，自周安王二十年至周顯王四十八年，略當西紀元前三八二——三二一年間。

田駢　姓田名駢，又名廣，（釋文引愼子）齊人。（史記孟荀列傳）亦作陳駢者，猶田成子作陳成子耳。游稷下，號天口駢。（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尸子廣澤篇曰「田子貴均，」呂覽不二篇曰「陳駢貴齊，」均齊一也。他如呂覽執一篇淮南道應篇及齊策，俱有其遺說可徵。然淮南人間篇言「唐子短陳駢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亡奔薛，孟嘗君使人以車迎之。」此威王當爲湣王之誤。孟嘗君代父立於薛，在湣王之世，史記有傳。秦昭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孟嘗君相秦。時周赧王之十五年，齊湣王之二十四年也。孟嘗君代父立而有賢名，至多不

出十年。是孟嘗君以車迎田駢之事，或在湣王之十七八年間。而齊宣王之世，田駢遊於稷下，其年齡或與孟子相差無幾。故茲擬田駢年世，自周烈王四年，至周赧王十三年，（齊湣王二十二年）略當西紀元前三七二——三〇二年間。

慎到　名到，（呂覽慎勢篇高注）趙人。（史記孟荀傳）慎亦作順者，古字通也。（呂覽慎人篇亦作順人可證）然戰國有三慎子，楚策有慎子，爲楚襄王傅；孟子書中有慎子，魯亦欲使爲將軍；皆非此慎子。（孟子僞孫疏以慎子名滑釐者，謂即此慎到，大謬）蓋田駢高議，設爲不宦，（見齊策）慎到當亦同也。田駢慎到同爲稷下先生，同學黃老道德之術，而慎子爲法家。法家又有徵別，商君重法，申子重術，慎子重勢，故呂覽慎勢篇韓非難勢篇皆稱述慎到之說。此勢之一字，實慎到學說之特色，與其「棄知去己」「蔽於法而不知賢」正脗合也。班固高誘，皆云「慎到先申韓，申韓稱之。」（漢書藝文志呂覽慎勢篇注）然六國年表，周顯王十八年，齊威王之二十八年，申不害相韓。周顯王三十二年，齊宣

王之六年，申不害卒。而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十八年，愼到尙爲稷下先生。然則先生誠爲長者之稱，愼到學成先申不害，而身死後申不害矣。假定申不害年三十歲左右而相韓，愼到長申不害二十年，則申不害相韓時，愼到年五十左右矣。再隔二十八年，而愼到爲稷下先生，則愼到有八十歲左右，豈眞學者多老壽耶？故茲擬愼到年世，自周安王元年，至周顯王四十七年，（齊湣王二年）略當西紀元前四〇一年——三二二年間。

關尹　名喜（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關尹，其官名。蓋抱關擊柝，隱於下僚者也。莊子達生篇言「列子問於關尹子，」（亦見呂覽審己篇）應帝王篇又言「列子師壺子，」卽壺丘子林，（漢書古今人表作狐丘子林）而呂覽下賢篇言鄭子產爲相，往見壺丘子林；則關尹壺丘子林，皆列子鄭子產之前輩也。然世本言「鄭穆公時列禦寇，」（元和姓纂十七薛引）則列子生及鄭子產大父穆公之世，似又較長於鄭子產也。（楚策云治列子圉寇之言此猶之云）

（有爲神農之言者明非即列子其人也至鄭子陽遺列子粟子陽是否戰國時人當別論之）鄭穆公歿於十六年，當周匡王元年；鄭子產相鄭，在魯襄公之三十年，周景王之二年；相距七十九年，豈壺子甚老壽耶？古固有弟子而年長於師者，豈列子亦年長於關尹者耶？故茲擬關尹年世，自周匡王元年，至周景王二年，略當西紀元前六一二——五四三年間。

老聃　姓李，名耳，字聃，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以壽考稱老。史記有傳，余別有老子列傳考釋一篇詳之，茲不多贅。管子小匡篇言「使商容處宋」而老子師商容，（漢書藝文志說苑敬愼篇並作常樅同音通用字）則老子學術之淵源可知矣。（商容老壽故齒落而舌存）說苑敬愼篇載晉叔向年八十而稱誦老聃之言，則老聃之老，更老於叔向矣。叔向與鄭子產同時，是關尹老聃在其前，時代適合。且關尹喜求老子著書，則老子爲關尹之前輩，更爲列子前輩之前輩矣。然而老子弟子楊朱環淵二人，在

戰國之世，楊朱得見梁惠王，（見說苑政論篇）環淵得爲齊稷下先生；（見前引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則老子之老壽，至少得及魏文侯受經於卜子夏之年矣。司馬遷作老子傳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豈知桓譚新論言「樂人竇公百八十歲。」而案其實年，乃有二百三四十歲耶？（詳余著漢書藝文志講疏）故老子年歲，例以竇公，殆無可致疑之餘地。惟古來享大壽者，不必有大名德。而老子不然，既備名世之大德，又享希世之高壽，真人間未有之怪哲也。余別有老子年表詳之，故茲擬老子年世，自周襄王三十三年，至周安王二十六年，略當西紀元前六一九——三七六年間。

莊周　姓莊名周，宋之蒙人也，（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史記有傳。蒙見莊十一年左氏傳，宋萬弒閔公於蒙澤；漢書地理志梁國蒙縣；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北。莊子田子方篇徐无鬼篇於魏文侯武侯皆稱謚，而則陽篇於惠王則稱其名，山木篇

又稱爲王，是莊子之生，或在魏文侯武侯之世，至少亦當在惠王初年也。秋水篇有公孫龍與魏牟問答，語及莊周。公孫龍得與惠施問答，自得聞莊子之言論。平原君之封，在趙惠文王元年，公孫龍爲平原君客，故說劍篇亦有莊周見趙惠文王事。莊子書中，自當以此爲最後之記載。後世疑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非莊子書，其說並不確。（大抵因其詆訾帝王及孔子詆太難堪故毀之耳至其文筆疏爽特異又一問題）故茲從馬敍倫莊子年表自周烈王七年，（魏惠王元年）至周赧王二十年，（趙惠文王四年）略當西紀元前三六九——二九五年間。

惠施　姓惠名施，（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宋人也。（呂覽淫辭篇高注）爲梁相。（梁即魏）呂覽不屈篇言其「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則相之時期甚久也。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使田忌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爲王。」故則陽篇稱田侯魏瑩，據齊尚未稱王而言也。

此時惠子卽使數晉人見惠王，蓋已相梁乃惠王之十八年也。考史記「魏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哀王二十三年。」竹書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爲一年，又十六年卒，子今王立。」今王卽襄王也。而世本亦言「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並無哀王一世。前儒因謂史記誤以惠王三十六年爲其卒年，而以後元十六年爲襄王之世，因襄哀二字形近，橫增哀王一世。其說是也。然則魏惠王乃在位五十二年也。呂覽開春論曰「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犀首請告惠公。」則惠王死而惠施猶相梁也。然楚策言「張儀逐惠施於魏，」時魏襄王九年，(卽史記哀王) 周赧王之五年，楚懷王之十九年也。不屈篇言「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免乎魏境，」當卽在此時。惠施既被逐，乃逃至楚，楚懷王奉納之於宋，(亦見楚策) 下迨周赧王之十七年，趙惠文王元年，公子勝封平原君，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相距不過十二三年。此十

二三年之間，惠施未必遽死，與桓團公孫龍之問答，或在此時；故天下篇言「辯者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蓋卽終惠施之身矣。惠施竟死於宋，故莊子宋人，得過惠施之墓而憑弔矣，（見徐无鬼篇。）凡惠施相梁，亙惠襄二王，尊爲仲父之大名，其筮仕之年，至少在三十歲左右；長於莊子，至少有十五歲；故茲擬惠施年世自周安王二十一年，至周赧王十五年，略當西紀元前三八一——三〇〇年間。

公孫龍　姓公孫，名龍，字子秉，（列子釋文）趙人。（史記孟荀傳）然史記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張守節正義引「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則有以仲尼弟子之公孫龍，爲卽戰國時之公孫龍矣。豈知班固尙言「尹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則漢人無此說明矣。不然，則仲尼弟子公孫龍，下逮戰國，以希世之高年，當爲名家惟一之先輩，豈得曰尹文先公孫龍哉？蓋

後世誤以公孫龍自言「學先王之道，」（公孫龍子中有此語）遂附會爲孔子弟子，此由不知百家皆遠源先王之過也。或又謂「讓王篇，中山公子牟，釋文引司馬彪曰『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考史記六國年表，魏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爲相，（魏世家在二十八年）疑卽魏牟」然秋水篇，公孫龍自言「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則公孫龍與魏牟問答，至少當其年齡已在三十歲以上，必不在魏惠王二十九年之時。蓋惠施失敗，在魏惠王死後之九年，周赧王之五年，而公孫龍桓團之徒，尙得及惠施垂暮之年，相與競辨。則公孫龍之年齡亦必在三十歲以上，於理方合。是可知公孫龍之與魏牟惠施，直以後生對於前輩之接觸也。（秋水篇公孫龍聞魏牟之言逸而走亦或因此）他若呂覽應言篇，公孫龍有答燕昭王語，在赧王十七年燕破齊之後。審應篇，公孫龍有答趙惠王語，（卽惠文王）則更在赧王二十八九年之後矣。大抵公孫龍唱導偃兵，尙有理由若其「白

馬非馬」之說，則因戰國兵爭，騎乘至重，故禁止馬出關。而公孫龍乃高唱「白馬非馬」，公然乘白馬而度關，關吏不能禁也。（詳余著漢書藝文志講疏）公孫龍遂以此得大名。名家相效，習非成是。（韓非子外儲左上篇有名家兒說亦乘白馬不過關）由今觀之，未免滑稽可笑。史記平原君傳言「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則騶衍過趙之年，即公孫龍遭詘之期。然平原君傳記信陵君救趙，解邯鄲之圍；公孫龍尙夜見平原君，諫止其因圍解而受封。時趙孝成王之九年也。平原君卒於孝成王十五年，（今傳及六國年表皆同）則絀公孫龍事，必在暮年。故司馬遷亦綴其事於平原君傳末矣。通鑑祖儒家，但記孔穿與公孫龍辨難事於平原君受封之歲，以爲名家從此被絀。豈知公孫龍之活躍，幾與平原君之身世齊其壽命乎？蓋公孫龍得與惠施魏牟莊周相見，而年輩差後，故茲擬其年世，自周顯王二十七年，（魏惠王二十九年）至周赧王死後之五年，（趙孝成王

十五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略當西紀元前三四二——二五三年間。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臺二版

莊子天下篇講疏　一册

基本定價九角正



著作者　顧實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